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清學案小識

(二)

唐鑑撰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清學案小識

(原名國朝學案小識)

(二)

唐鑑撰輯

國學基本叢書

清學案小識卷五

翼道學案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世遠，字聞之，號梁邨，翰林，歷官宗伯。幼稟家學，篤志程朱，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適儀封張清恪公撫閩，立鼈峯書院，徵召各郡縣士子肄業其中，爲之講明正學，宣示儒宗。先生應時而出，升堂入室，得儀封之真傳。其與鄭魚門侍講書曰：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廻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脩信，有江南閱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兩弟公車外出，又繼以台灣之變，不如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爲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爲。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爲難，然以理眞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爲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眞者而獎勵之，或舉

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於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爲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二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廩生給餼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尊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爲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爲郎，又有孝廉一科，得人最盛。今縱不能薦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爲飭已敦倫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先入以養正之言，虛矯鄙陋之習悉去。內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視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視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弟子，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功令，先期飭示曰：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內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尙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要，如小學反使重。

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卑之苦。日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推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邇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鼈峯。日取先生所示羞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有一字之通。獨於先生惓惓者。恃惠子之知我也。其寄寧化五峯諸生曰。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爲喜慰。是日重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爲。只直捷要學聖人。夫求爲博雅。則限於資榮。顯富厚。則限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向。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宏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得之。義卽天理。利卽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寫書來京。

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爲有志此便是浮外爲人之心卽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故聖人只思得一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非必便能事事合中尙須細加涵養然軟靡無氣骨人必不能有爲也程子論學之切莫要於主敬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旣堅躬行又力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文之體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卽行不可有待也且化民成俗莫不於此思源嚮道自比北溪卻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庭訓之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會愈覺警切此欺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竦然願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惟能立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嚴用功何等堅苦若有一念不實不但鬼神不可欺天下後世更不

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閱畢，欲讀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對照耳。昔在宋代，吾聞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而暢屬望之深忘其鄙謗，然皆肝膈之要，不宣其與雷貫一曰：兩載都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款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兒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曾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尙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曾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侔。然溫公尙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三，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峯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任道之器也。然近之君子，囿於科舉，梏於習尚久矣，鄉人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

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矣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已未克誰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疏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故吾也先生窮理精密律身謹嚴識量深宏節操堅定退而居家進而在朝所行皆有益於人之事所言皆有益於人之言侍講幄數年常以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從容陳奏荷蒙天藻襄嘉榮耀上古亦儒林之大盛事矣卒謚文勤著有二希堂集

寧化雷先生

先生諱鋐字貫一號翠庭翰林歷官通政司通政使初補諸生從漳浦蔡文勤學得造道入德之方舉於鄉至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比謹守規矩繩墨克治嚴密踐履篤實嘗謂李貫之得力喚起截斷四字頻喚起真心敬以直內之要也每截斷思念義以方外之本也又謂朱子與何叔京云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按此是講學第一緊要處小學一書所當服膺踐履又謂一刻不持重便害德性一刻不專一便荒本業一刻不警惕便墮晏安晏安溺志則害德性荒本業不待言矣又謂朱子仁說讀之既久令人見得本體融通流貫處功夫精切周遍處蓋生理涵於心爲心之德而義禮智統是矣此生理涵於心卽溫然愛人利物之心爲愛之理故朱子一言以蔽之

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也。所謂心之德者此也。所謂愛之理者此也。明乎心之德愛之理。非有二此。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卽天地坱然生物之心。而本體有不融通流貫者乎。中間引夫子之言仁。則由體而用。自常而變。一私不容自匿。一理不容或虧。而工夫有不精切周遍者乎。下又發明程子。愛不可以言仁。而愛之理爲仁。則性情之界限。而脈絡通本體之妙。莫非生生之理者。益以著矣。辨楊謝之不識仁體。泛言同體者。無警切之功。專言知覺者。少沈潛之味。則功夫之實。在乎操存涵養。克己力行。然後可以自全其生生之理者。益以明矣。又謂孔子性相近之言。實萬世言性之宗旨。孟子性善之言。正是相近之實際。相近者。善之相近也。以萬物爲一體者。堯舜之仁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可謂不與堯舜之仁相近乎。故曰性善也。擴而充之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必待擴充之力者。氣質有不同也。孟子言性。與孔子無二旨也。又謂道心卽性也。人心之正者。道心爲之主。卽性宰乎氣也。人心之偏者。道心之有蔽。卽性汨於氣而失焉者也。非道心爲一心。人心又爲一心也。如飲食男女之欲。人心也。而道存焉。知道存。卽道心也。知其爲道而肆焉。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故必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也。是知謂心卽性也。非也。離心性而二之者。亦非也。又謂學問之道。一以貫之。孝而已矣。是故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友之兄弟。由父母而上之。則祖宗也。以祖宗之心爲心。天下無不和之族人。由祖宗而上之。則厥初生民之天地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天下無不愛之民物。至於民胞物與。學問之道。無以加矣。

要自孝之一念，積而充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嗚呼，此其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而爲至德要道與？又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可悟孝之爲道，無所不貫。又謂天下無性外之物，凡身之所具，耳目手足，聰明恭敬之理，皆是也。凡身之所接，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親義序別信之道，皆是也。凡天地盈虛消息之妙，萬物生長收藏之宜，皆是也。朱子論格物，卽孟子之言知性，此可悟矣。又謂太極者，誠也。誠之之功，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直內，誠之源也。義以方外，誠斯立焉。必直內，乃能方外，卽主靜之意也。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則人極立矣。又謂孔顏之樂，如何尋處？先儒隱而不發，竊思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數語可形容孔顏樂處，何也？卽此生意之盎然，一心藹然，四達者也。所謂仁也。顏子心不違仁，雖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也。孔子中心安仁，雖疏水曲肱，此樂亦在其中也。然則欲尋孔顏之樂，亦默體吾心之生意而已矣。大抵生意是聖學真种子，克己如耨草，涵養乃灌溉培育之功。山是欣欣向榮，暢茂條達，而不容已焉。孟子所謂樂則生矣，此之謂也。學者必有見於此，實加克己涵養之功。孔顏之樂，方可尋得。不然，水流花放，無非生意於我，何有哉？又謂以性理二字分言之，性體渾然，析之爲仁義禮智，脈絡分明，是之爲理。驗之身，則庸。又哲謀推之倫，則親義序別，皆理也。卽皆性也。復性在於循理，循理在於盡分。蓋性渾淪，而理有條緒，然理廣大，而分更親切。如孝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孝之理無窮，而吾有分內，當盡之。忠，隨在盡分，則理得而性無虧矣。格物者，格此力行者，行

此豈待遠求哉。先生於近代真儒宗法，陸平湖、張桐鄉兩先生其序，陸子年譜曰：古之學者，未有不知行並進者也。不離乎日用飲食，綱常民物，則曰下學，不創爲新奇詭異，幽深元渺，則曰正學。自孔孟至程朱，逮明之薛胡，一脈相傳，如世系之有大宗小宗，其他旁門異趨，分之爲庶孽，假之爲螟蛉而已矣。我朝治教休明，名儒輩出，而從祀文廟，惟平湖、陸子一人，蓋醇乎下學之功，卓乎正學之的者也。表章陸子，所以示學者之趨向指歸，然或隱微幽獨，不離富貴利達之見，徒以講學立名，呶呶焉辨異同，爭得失，口說自勝，無益也。陸子之言曰：學者必從羞乞墦，墮龍斷，辨陽儒陰釋始，鉉謂學者辨陽儒陰釋，必從羞乞墦，壘斷始。嘗讀陸子文集學術辨，與湯潛庵先生諸書，於姚江之學，可謂攻其壁壘，搗其巢穴，不遺餘力矣。然使陸子窮達出處，有一不合乎道，治身檢心，無人所難能之定力，兩任縣令，無人所莫及之治績，一載臺中，無人所不敢言之正論，則講說雖明，辨駁雖切，亦何足以厭天下後世之心，而稱天下之儒宗哉。河南張清恪公學與陸子同，嘗刊其遺書，以傳於世。令嗣君西銘復增定陸子年譜，考訂既確，包括無遺。陸子生平體用兼該，知行並至，具於此。學者探討服習，如入其門，登其堂，而聆其聲歎，瞻其儀範，與親得陸子而師之無以異。鑑懼終身爲道外之人，願與天下同志之士，服膺而弗失焉。其序張楊園先生全集曰：向見陸清獻公衛濱目鈔，極推楊園張先生，繼見寶應朱止泉遺集論，學術稱楊園爲最醇者，顧先生全集曰：述蜀山草堂初鋟板燬於火，所流傳者，初學備忘錄訓子語二冊，竊謂學者得此，已足爲入門階梯矣。然

而先生明體達用之全量，未之見也。都門於同年傅謹齋處，獲覽海寧祝孝廉人齋所編集，乃益信先生在前明爲薛胡之後勁，在我朝爲清獻之前茅。蓋先生少嗜姚江中師叢山，卒歸於洛閩，其爲學切實爲已庸言。庸行，慥慥不息，而欲然不以師道自居，開論史及時務，皆闢繫社稷蒼生之計，而退然不爲出位之謀。嗚呼，學術之敝，明季極矣。東林而後，夏峯二曲，尙多騎牆。先生獨粹然一出於正，且身處草野，日抱釐憂，荒江寂寥，惴惴念亂，其心固未嘗一日忘天下也。學者讀是書，當思先生遭困阨流離，內治嚴密，究心經濟，而終身韜晦，不自表襮如此。吾儕幸際文治光昭之世，優游膠庠，顧乃闇冗偷安，小得自炫乎？使者視學兩浙，有董率之責，前已刊布清獻公年譜，以勵多士。茲喜蕭山朱學博志，尙正學諸生皆知向方，重鋟先生全集成，爰不揣而序之。觀此可以知先生之所宗主矣。他若象山禪學考、陽明禪學考、鵝湖說，以及金華院試示諸生、東林書院示諸生、嚴州試院與諸生論格致傳義答諸生問、毛西河語，不亦辨之嚴而言之切乎？與清獻學術辨同功矣。所著有經笥堂詩文集，自恥錄，聞見偶錄，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共若干卷。建寧朱君梅崖序其文集有曰：「公之學以躬行爲主，以仁爲歸，以敬義爲堂戶，以人情事理爲權衡，以六經爲食餌，以文藝爲紳佩，以獎引天下之士爲藩牆，而於邪正之界，流漸之漬析之尤精，防之尤豫。」大要宗朱文公，而以薛文清、陸清獻二公之書爲譜牒。生平出處，按之固已無一不合於道，所謂文章，固皆本其躬行所得者，而慰唁問答解惑條指，發德辨姦，析事類情，以綜王道之要，以會天命之精，斯言

蓋盡其大略云。

婺源江先生

先生諱永，字慎修，專心經學，博通古今，本義理爲考據，通萬策於一源。生朱子之鄉，闡朱子之教，凡紫陽之極廣大極精微處，先生推擴之，研窮之，不遺餘力。其禮書綱目序曰：「禮樂全經，廢缺久矣。今其存者，唯儀禮十七篇，乃禮之本經。所謂周監二代，郁郁乎文者，此其儀法度數之略也。」周禮爲諸司職掌，非經曲正篇，又逸其冬官，蓋周公草創未就之書。禮記四十九篇，則羣儒所記錄，或雜以秦漢氏之言，純駁不一，其冠昏等義，則儀禮義疏耳。自三禮而外，殘篇逸義，亦或頗見他經論語。孟子、爾雅、春秋內外傳、大戴家語、孔叢等書，諸子則管子，苟況漢儒則伏生、賈誼、劉向、班固之徒，亦能記其一二，然皆紛綸散出，無統紀。至於聲律器數，則又絕無完篇。樂記但能言其義，已失其數矣。夫禮樂之全，雖不可復見，然以周禮大宗伯考之，禮之大綱有五：吉、凶、軍、賓、嘉，皆有其目。其他通論制度之事，與夫雜記威儀之細者，尚不在此數。樂則統於大司樂，同度數，鑼鏘鼓舞，亦必別有一經，與禮相輔，繩意制作之初，當如儀禮之例，事別爲編綱以統目，首尾僧貫，條理秩然。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此也。散逸之餘，儀禮正篇猶存，二戴之記者，如投壺、奔喪、遷廟、釁廟之類，已不可多覩。其他或一篇雜錄吉凶一事，散見彼此，又或殷周異制，紀載互殊，學者末由觀其聚，則亦不能會其通。夫禮樂之全，已病其闕略，而存者，又病其紛紊。此朱子儀禮經

傳通解所爲作也。朱子之書以儀禮爲經，以周官戴記及諸經史雜書輔之。其所自編者曰家禮，曰鄉禮，曰學禮，曰邦國禮，曰王朝禮，而喪祭二禮屬之。勉齋黃氏其編類之法，因事而立篇目，分章以附傳記，宏綱細目，於是粲然秦漢而下未有此書也。顧朱子之書脩於晚歲，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疏闊，且未入疏義。黃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有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贍，而編類亦有未精者。蓋纂述若斯之難也。永竊謂是書規模極大，條理極密，當別立門目以統之，更爲凡例以定之。蓋真集經傳，欲其核備而無遺，釐析篇章，欲其有條而不紊。尊經之意，當以朱子爲宗，排纂之法，當以黃氏喪禮爲式。竊不自揆，爲之增損，櫽括以成此編。其門凡八：曰嘉禮，十九篇，十二卷；曰賓禮，十篇，五卷；曰凶禮，十七篇，十六卷；曰吉禮，十五篇，十四卷；皆因儀禮所有者而附益之。曰軍禮，五篇，五卷；曰通禮，二十八篇，二十三卷；曰曲禮，六篇，五卷；皆補儀禮之所不備。樂一門居後，六篇，五卷；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首三卷共八十八卷。凡三代以前禮樂制度，散見經卷雜書者，蒐羅略備，而篇章次第較通解尤詳密焉。屢易藁而書成，姑繕寫本文，及舊註一通，名曰禮書綱目。若夫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說，文字繁多，力不能寫，且以俟諸異日。嗚呼，禮樂之書，精微廣大，前賢勤勤補綴，具有深旨，末學何敢與知？願敢以其謬陋之識，輒改已成之緒，蓋欲卒朱子之志，成禮樂之完書。雖僭妄有不辭也。世之君子，取通解正續三書參之，是編考其本末，究其離合異同之故，或亦諒永之心也。夫其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序曰：道在天下，亘古長存。

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晤於寒泉精舍談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宏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其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源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以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考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疪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剖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蚤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旣行原本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袁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間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局發鑄祛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

亦先儒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砥礪焉禮書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足終朱子未竟之緒近思錄集註病周氏近本破碎仍還原本次第袁輯遺書之涉此錄者以補平巖之所未備此皆有關學術之大者至其於制度名物律呂音韻大文算法無不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三卷春秋地里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蘊九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天辨歲實消長辨天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考訂朱子世家一卷卒年八十二

臨桂陳先生

先生諱宏謀號榕門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恭學以誠一不欺爲主不尚空談不取辯論溯考古聖賢名臣名儒之嘉言懿行一一尊而奉之踐而履之心與古印事與今宜推己及人無私於己嘗曰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三者缺一皆有病須隨時隨事有此定見乃爲腳踏實地余最愛范文正公云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數語中原包得義命二字在中庸素位而行一章無非此義孔子所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曰學問須看勝似我者境遇須看不如我者昔年愛此二語書之座右嗣是三十餘年益覺道理精當無所不包亦確乎不可移易倘

遇看勝似我者，則怨尤技求無所不至。學問看不如我者，則驕傲怠惰亦無所不至。學術人品事功，出乎此，則入乎彼。以此爲人鬼關頭也可。又曰：莫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莫萌事上行不去之心。斯云無咎，必爲世上不可少之人。必爲世人不能做之事，庶非虛生。此余爲諸生時題書室語，至今思之，負愧良多。知之非銀行之維艱，敢不勉旃。又自箴十則曰：謹言語以寡過，節飲食以尊生，省嗜好以養心，耐煩勞以盡職，慎喜怒以平氣，戒矜張以集事，絕戲謔以敦體，崇退讓以和衆，慎然諾以全信，減耗費以惜福。又與人手札，多闡勸懲語。嘗寄某曰：凡事不顧公事之有益與否，而先持一自以爲是之意見，是已者樂之，非已者惡之。此爲剛愎自用，滿盈招損，不但於公事之無益，即自己亦受虧損不淺。又吾輩處不如意之事，遇不如意之人，惟益反躬自責，靜氣平心，以求一至是無非之道。弭謗在此，免禍亦在此。舍此而別生角抵之計，恐無益而有害也。又承勗以無倦二字，實爲切要。有恆可以基作聖，而無恆則不可以作巫醫。夫子論近仁剛則兼毅，曾子論士宏必及毅，蓋恆者常久之心，毅者定力之謂，皆無倦之謂也。且以觀天下古今之事，愈遠大，則愈非旦夕可以觀效，而有旦夕可以觀效者，決非遠大。利害固久而後見，是非亦久而後明。有識者計久遠，不計目前爲民物，不爲一己當時，或以爲迂，而久大之業，恆基於此。苟有倦心，則稍有挫折，便生消沮，其何以濟？又生平無他嗜好，每處一地，臨一事，卽就其地其事，悉心講求，以期稍有裨益，然志廣願奢，百未如願，事雖未成，心實難已。有時過於勞瘁，而亦不覺，覺亦不復惜也。年來精力漸不如

前而又當此煩劇之地，隨事經理，已苦難支。若遇有疑難，心要如此，而力有不能者，則寢食作止，常懸心目，不能擺脫。不以事累心，役物而不役於物，捧讀明訓，益服知我之切，而愛我之深也。諸儒語錄，不免偏勝有疵，一經朱子悉歸醇正。有如布帛菽粟，可以療飢，可以禦寒。近世言學，亦知遵尚朱子，而用功止憑口耳，逞技惟在詞章。終日讀書作文，未知所讀之書，於己何益？所作之文，於世何用？其業居然，讀書人人亦未嘗不以讀書人目之。究之於身世，毫無所益。甚有有所存所行，與書全相反者。使世人謂書可以不讀，讀書不必有用，皆由於此。是嘗以聖門知行並進之語，因人指點，隨時印證，庶幾挽頽風於萬一耳。又士人惟身心最爲切近，其用功亦惟存心克己二者最爲喫緊。此處用得一分工夫，便有許多得理之事。所謂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也。然官場中所汲汲講求以爲要務者，卻不在此，但須儀文習熟，機緣湊合，便爲得手。程子云：「世人事事要好，惟自己一個身心，卻不要好。」待事事好時，此身心先已不好了。今日官場內，所爲待好，正所謂身心先已不好者也。又古聖賢之微言精義，散在典籍，惟讀書可以通其解，亦惟讀書可以踐其實。如止以詞意爲學，雕琢雖工，無關性情，卽或矯詣性命，又未免談空說幻，墮入理障，旣無益於身心，更何裨於民物。書自書，而我自我，世人所以目讀書爲口頭禪，謂作文爲敲門瓦，負此書亦重負我矣。大人實錄，從孟子大體小體句，獨得真諦，指點親切，曲暢旁通，格物者，格此也；致知者，致此也；修齊治平，亦卽此而推也。大體立，而小體無權；天理流行，人欲退聽，克己卽所以復禮也。大禮立，而小體

效用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踐形卽所以復性也又來札於讀書爲學之是非利弊暢切言之語語從體認中來循環展誦實獲我心試思國家何所需於文藝而以此取士耶蓋謂能作文者必會讀書能讀書者必能明白道理變化氣質耳不謂揣摩術工讀書者自讀書而於道理不求甚解卽心能解之而言與行背以致不能變化其氣質又焉能澤及於民物今日欲救讀書之弊而收取士之效惟有講求身心格致之學知在此行亦在此以此學卽以此仕庶幾近之又所論我見一語尤爲切中士大夫之病一有我見則或憑意見或顧利害甚至以我之行止爲理之是非不難強事以就我更不難苦天下人以遂我此皆有我之見爲累也又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古人於橫逆之來必三自反非空空引咎也正可卽此以爲熟察人情克治身心之地耳又人之聰明材力不相上下業事詩書亦無不明白義理辨別徑路及臨事稍涉利害每止圖目前不顧久遠止顧一已不顧天下良由看得一身之富貴太重故看得君民之事太輕年來以此觀人卽以此自責昨聞名論以萬物皆備之我爲我人有不協皆我之責則視國家之利害皆我之利害天下人之賢愚皆我之賢愚上下千古參贊位育無非我分內之事迹似待我者輕其實待我者極重先儒以西銘一章爲仁字源頭者卽此意也又來札戒懼慎獨說得如許親切大學八條目無非一層緊似一層治平事業總歸根於誠意正心中庸放之彌六合而卷之退藏於密亦卽此意所云愈嚴密愈廣大已將中庸之層次主腦該括無遺非實在此等處痛下克治苦功不能道此又

近來功利詞章之習流而不反。讀書者所在不乏。顧書自書而我自我。每見讀書之人與未讀書者無以異。讀書之後與未讀書時無以異。竟似人不爲科第則無取乎。讀書已得科第則此書可以無用矣。居嘗窺見及此。耿耿於懷。學約中偶一發明。而筆墨荒疏。詞多淺率。竊恐未足爲多士。則也。諸君重刊各撰序文。獎許過甚。心竊愧之。然士者四民之倡。而官司又多士之倡也。各持此意。自勉勉人化行自上。教戒於下。羣務於有用之實學。使境內士子以讀書爲克治身心之事。毋以文章爲敲門之瓦。則士習由此而端。民風由此而厚。治化出其中。人才亦出其中。此又吾之所厚望也。又爲己一賦。具見抱負古之學者爲己。聖人垂訓。人多忽略。讀過不肯體認。已字如自私自是。好逸惡勞。趨利避害。樂安忘危。自以爲爲己。之道當如是。而不知己字看錯。所學豈復可問。程子云爲己者。其終至於成物。爲人者。其終至於喪己。實抉千古爲己爲學之精蘊。又身世之事。凡可知者皆理也。凡不可知者皆數也。理本可知。而不求知。數本不可知。而強欲知之。卽云巧中。徒亂心意。何裨實事。來示正復相同。卽此當吾輩講學一則。何如。又古人窮經。足以致用。凡不能致用者。不可謂之窮經。然窮經而不能求其切於身心倫物者。亦必不能致用。近見人畢生讀書。而不能有用。皆坐看得書中所言不甚親切之故。而經義尤甚也。又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於數。至於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功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卽自己亦不免於後悔。古人之學問要看勝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二

語實爲萬全良劑。隨時隨事，以此著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卻多少希冀妄想矣。至於門內之事，總要看得骨肉貴重難得，則財物自皆落後一層，誰惟不可計較，且不必計較也。又中祕書多，心得在人，爲詩詞歌賦而讀書者，風雲月露之學也。縱極富麗，何裨民物。爲身心性命而讀書者，經世服物之學也。似乎迂遠，終歸實用，果能從身心性命上用功，考古證今，心有所得，措之身世，則爲不朽之事業。敷之詞翰，則爲有用之文章。以云詩賦，莫高於此。近日多以身列詞苑，不得不專重詩賦爲言者，似文章事業，看成兩橛，殊非聖主教育人材之意。又天下不乏博學能文之士，然往往書自書而我自我文，則是而人則非，皆由讀書時只圖作文抒寫，不會把書中道理研究一番，更不會在自己身心體認一番，敲門瓦口頭禪，於己何益，於世何益。今日講學，只須辨別何爲有益，何爲無益，正不必分門別戶，另立宗主。至於制義，原以發明四書而四書之理，有因制義而晦者，皆由作文不肯認清書理之故。文字雖佳，奈不切題何？又論語一書，理則精粗上下無所不該，人則貴賤賢愚無所不宜。真有耳得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來序云：道理渾淪，莫如詔曾子之一貫工夫，喫緊莫如答顏子之四勿二語。該全部之要旨，至於聖門論知、論仁、論禮，乃就一時所重而名之，後人斤斤就字面上分異同離合，便生出許多穿鑿捏合。今云仁具於心，禮徵於事，自其心之純粹無間謂之仁，自其事之恰當不易謂之禮。仁禮交關，同原共貫，可云直截了當，昭然發曉，即張子所云：理虛而禮實也。老先生平日於四箴，有一段切

實體認工夫，以此詔示來學，不愧見道之言。竊以勿視勿聽，原有思明思聰工夫，果能非禮勿視勿聽，則尤悔之寡，更不待言。復禮之功，不外明健，不必以寡尤寡，悔爲明禮實境。顏子於博文約禮之後，欲罷不能，正是精進著力之候。以爲其覺察也。若有意，若無意，其用力也，亦不易，亦不難。浮雲點空，天風迅掃，大段著力不得轉，未免無可捉摸。反疑近於二氏耳。又人看道字似另有一物，如古董玩器之類。不曰自某傳之於某，則曰爲某之的派，無非從字句迹象上講究。是古是今，絕不於人情物理上講究。是真是假，道字看不眞，則論文不過皮相耳，糟粕耳。朱子解中庸率性之謂道，卽云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學者多視爲淺近語，是以求之愈杳，去之愈遠。先生誠於成己，卽誠於成物。凡所與手札，皆卽其人之性分職分。語其所當然，及其所必不可不然。大抵皆箴規藥石也。得其一二，即可立言砥行。其誠故也。所纂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遺規，從政遺規，在官法戒錄，至今士大夫家有其書。其培遠堂偶存稿十卷，雖壽序祭文，皆有至意，非尋常應酬可比。歸愚沈氏爲之序曰：古大臣垂紳朝寧，數歷中外，功業被於當時，聲聞著於後世，大抵本誠一不欺之學，發而爲社稷不朽之勳。蓋誠則無僞，一則不貳，不欺則忠，以處己，恕以待物，而心自定焉，氣自靜焉，神自凝焉。施之家國，公爾忘私，以立己者，卽以立國，以壽身者，卽以壽世。皆是道也。榕門相國以儒生起家，歷官內外四十餘載，其品望在鄉國，其豐烈偉績在太史，固天所挺生，以錫我國家，爲元老爲純臣者也。公生平孝親忠君，愛民出政，大都以誠一不欺爲根本。由名解元入翰林，改

吏部選御史，經國要務，立誠無僞。見信上官，迨歷府道，游擢督撫，閱江右陝甘楚豫閩吳諸省，悉以人心風俗爲兢兢。察吏安民，務期實效。而四至秦中，再撫江南，爲德尤大。蓋無日不爲小民計，生全無時不爲主上布恩德。九宇之內，多半被公之仁，卽多半破公之誠。張文和公嘗薦公自代云：能以民心爲已心，亦視官事如家事。蓋實錄也。洎乎晉掌銓衡，贊襄密勿，嘉謀嘉猷，悉以入告。綜公生平大概，有所設施，無非精白一心，以至誠感動，措諸言行，即可質諸衾影。皇上灼見公誠一不欺，始終無倦，故信之篤，任之專。穆穆明明，主臣一德。盛時隆遇，自古無二。且公之誠一不欺，本乎性生，而尤深於學問。一生手不釋卷，研窮宋五子之奧義，遠紹薛文清高忠憲之薪傳，刊刻孝經、小學、近思錄、綱鑑、正史約、大學衍義補諸書，用以省身，卽用以勸學。潛居吳下，親被德施，又忝主教紫陽，每當課士，輒與公接。公命題必爲講義剖析聖賢，精蘊毫髮不爽。潛亦受公教益。程子曰：不學則老而衰。謂好不在學，則耳目心思移於嗜欲聲色，及得失趨舍之途，志氣且日以衰頹也。公之勤學好問，至老不倦。公不輕著述，所刊書皆輯古先格言，間有請爲文者，久而抄積成部。潛嘗受而讀之，往往卽一名一物之微，有以見精理入神之妙。其言之足以惠蒼生，行久遠，要皆本此。誠一不欺之推，暨與古大臣公忠體國，精勤克己者，何多讓焉。潛老矣，旣窺公之政事，復讀公之文章，因爲摘其大略而記之。讀先生之文，固見先生之學；而觀先生之政，尤足見先生之學也。先生過化之地，士服其教，民懷其德，閱數十百年，感之思之如一日，追述其善績，不絕口云：至矣哉，誠之！

神也。閱百年而追步遺型者，有幹臣朱先生、篠樓趙先生、朱先生、諱國楨，上元人，進士，歷官巡撫，明體達用，清冷畏人心，平愛民，勇於懲惡，其明也，莫能逃其鑑，其恕也，無不服其公，所至官僚奉法，衆庶飲和，非徒以嚴見憚而已，而令行禁止，則有人所不能者，如在廣東拆喫夷碼頭一事，衷心懾服，相戒不敢出一言，尤爲人所稱仰云。卒謚莊恪，趙先生，諱慎畛，武陵人，翰林，歷官總制律己以嚴，接人以敬，平居整肅，臨事周祥，訓迪僚屬，惟恐其有失，懷保黎庶，時見其如傷，遇事有關地方疾苦，國家憂樂者，則竟夕不能眠，起而思之，必得其當，而後已。在廣西捐廉，設各郡縣豐備倉，積穀至數萬石，其勤事愛民亦可想見矣。總制雲貴，病已亟，猶將貪墨數十員，彙作一摺，具參閱日屬，纏權者發急遞追回，至今滇人惜之。卒謚文恪。

羅縣韓先生

先生諱夢周，字公復，號理堂，篤守程朱，檢身不及，愈勸愈密，愈擴愈充。其日記曰：人固不可以虛僂欺世，然亦不可自小立心卑退，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卒之悠忽沒世，縱有善名，亦只是謹厚之人而已。又曰：人日在熱鬧場中，焉辨所行污潔，須常令胸中如一盆清水，乃能辨得是非。存得恥心，又曰：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朱子以爲存心之屬，蓋培養本源，蓄之深植之厚，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程子所謂靜中有物者，於此體之可見。蓋存心薄者，必無惻隱之發，存心戾者，必無辭讓之行，致中以立大本，義蓋如此。非空空存此無爲之心，使不放馳而已也。又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誠敬之效也。能誠敬，則心之

理得矣。心便是無形的身，身便是有形的心。養心與修身，其理一也。身若亂爲，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身。心若亂思，不在義理上，便不成箇心。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交養之道也。又曰：人之一身，爲善事，又要爲不善事，分明是兩箇身。人之一心，存善念，又存不善念，分明是兩箇心。倏忽變易，機緘莫測。其存善念，爲善事也；儼然是君子。其存不善念，爲不善事也；確然是小人。當下便判兩途，究竟必歸一致。然上達甚難，下達甚易。危乎戒哉！又曰：任你聰明蓋世，事業掀天，只有此心間不過。其餘都成妝點敗闕。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不能忍。匹夫之勇，其發尤暴。古來償事者，坐此甚多。何以能忍？曰：思慮其始也。維其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烏有輕發之患哉？又曰：萬事之理，出於自然，順其自然，故無事。以私智鑿之，則紛如矣。又曰：事之難易，盡吾誠以爲之，不可雜一毫智術。人之善惡，盡吾誠以化之，不可添一分喜怒。又曰：目不遍視，故能視耳不遍聽，故能聽心不遍思，故能思。又曰：養心之道，在敬。敬之道，在安。矜迫反失之。又曰：俗學少心一邊，異學少事一邊，所以上下隔絕，本末乖遠。又曰：太史公以春秋爲禮義之大宗，謂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用者易見，禮之所禁者難知。所見甚精，彼紛紛然言利害，嘗罰者，知不足以及此。又說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他作史記，便是仿此意，其用意深遠處，人多不能識。如伯夷傳，是說伯夷不怨淮陰侯傳，是說淮陰不反。其記漢事，有顯有隱，是非頗不謬於聖人。所以爲良史。班固所譏多不中，只是未得他用意所在。六經黃老處士奸雄之云。

爲尤舛。後人勿爲所罔。又曰。爲陽明之學者有二。其一學問空疏。不耐勞苦。樂其簡易而從之。其一博覽典籍。不知切問近思。勤而無得。見其立教專主向裏。遂悔而從之前者。多高明之人。後者亦沈潛之士。皆有造道之資。乃陷於一偏。不復見古人之大全。可惜也。又曰。學陸王之學者。多歸於佛。不止當時。後來亦然。交游中如彭允初。汪大紳。羅臺山。皆是。其大決藩離。至以念佛爲教。求生西天。惑亦甚矣。又曰。彭氏自濂訪先生學陽明。允初又受法於薛鳳三。鳳三吳人。其舅氏爲僧。鳳三養於舅氏。遂傳其法。衣鉢源流如此。又曰。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駁宋儒說氣稟。然疏中却有其氣清明材質差等云云。此非氣稟而何。其尤異者。謂程朱說性卽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卽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渠疏孟子字義。並此句而忽之。何也。孔孟之言。無非是說理。說心。不在字面上講究。如此荒謬。直枉讀一生書耳。又曰。程朱以理爲我所本。有用學以復之。戴氏以理爲我所本。無。但資之於學。卽此觀之。孰爲得失。亦不待煩證深辨也。觀此。則先生之定識定力。高出羣流。吾道之衛。甚有賴焉。其寄閻懷庭書曰。來札云。靜坐對古人。便覺心清志定。及應酬俗事俗人。又不覺從習俗去。此學者通患也。其弊在動靜分爲二端。動時大小事判爲兩途。動靜分爲兩端者。如靜時心清志定。此時之心。不是別處換得箇心來。卽動時不清不定之心也。緣靜時加一層。操持客氣既消。自然有此寧謐氣象。及至動時。此心一放。便無主宰。習心復來。自然又向熟處走。於此細細體察分明。靜時是一心。

動時又是一心。此涵養功疏，不能純一之驗也。若能於靜時，存得極其專一，動時更加一番提撕，一言一行處處照管得到，則動時之心，仍是靜時之心。蓋以之爲主於內，原不會教他放馳去。如此久之，自成一片，所謂靜亦定，動亦定者是也。其要只在敬而無失。不敬則失，敬則無失。動時無失的，即靜時無失的，非有二也。除一敬字，更無用力處。所謂大小判爲兩途者，如人當靜時，存得此心，在忽有大事來感觸者，如承大祭見大賓，此心依舊不敢放馳，即不能如靜時湛然純一。當亦不至大遠。至對俗人應俗事，便絕不同緣事小，不覺生輕忽心。夫子所以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事有大小，理有大小，心無大小，須是要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方能操持得此心定。又如人要以敬存心，自然有嚴威儼恪氣象。此時見新識人，尙能持得住，倘遇平日穢狎人，便不覺放倒，復入舊習去。此皆是志不帥氣，隨境遷流之弊。既知其病，更不須別處求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雞伏卵，如貓捕鼠，心存誠敬，死生不以動其心。此外更有何事？弟用工粗疏，偶有所見，不會有真切得手之處。蒙兄下詢，不敢不謁其愚，要皆常法。兄所夙知，不足以助高深。雖然，常法之外，亦更無巧法。故時時以此自勉，不敢以無得而苟止。如有未允，祈卽賜教。同心離居，無緣面質，何勝悵結。其復王震青曰：惠書以動靜不得其方，不能無所昏蔽，欲從事於敬義，夾持之功，以祛妄動邪思之累。此見賢者志道懇篤，已得其端，而知所用力矣。竊謂古聖垂訓立教，道有千變，法亦各殊。其總要莫不統於一心。敬義者，所以事心之方，非所以爲心也。不知心之所以

爲心敬義將何所加哉。敬以直內者，所以存之也。方其敬時，此心爲有乎？爲無乎？以爲有，所有者何物也？敬又如之何？其存之也。義以方外者，所以發之也。當見義時，與心爲一乎？爲二乎？以爲一，則所謂義者，於內求之乎？於外求之乎？此事要使通徹分明。一有障蔽，如暗中索物，茫無端倪。眊眊參瞎練，從何入手？程子謂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不知彼所謂直內者，與聖賢果同乎？否乎？陽明以窮理爲義外，不窮理，則是不思而得。其將能乎？無精義之學，遽言義以方外。所謂義者，果不差乎？且敬義互發，其爲一貫者安在此？皆當辨之析之，使明著於心，然後可以從事也。來書又言處貧之道，則既得之矣。內重者外輕，得道者不累於物。君子之爲學，不逐事而忘本，必執要以御末。子貢子路從貧富上用功，顏子從道德上用功，審於二者之間者，可以得師矣。其與羅臺山曰：去冬尤初寄示足下《與鏡野書》，讀之甚暢，其有功於學者甚大。蓋道之敝久矣，人各據一術，以自是，狃於其方，不能相通。如有所競，不能相下。至於體用乖隔，本末橫決，由不知道之一故也。道之一非一於人，一於天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理，天地之道，民物之性命也。聖人之所不能盡，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道之至，而不知其違於天。夫道可公，而不可私也。可知而行，非可虛而寄也。天地之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公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可知而可行者也。今乃不求之公，不求之可知而可行，而但以其私

而虛寄者以爲道，則固與天地不相似矣。與天地不相似，則違天違天，則道如之何？其能一也？彼豈以天之外爲有道乎哉？人者，天之所生也。天之外無人也，則無道也。是之謂迷其本而失其用。三代之盛人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雖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才智倍出。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而業可述，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迹，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繫而不食。若然，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記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春秋之義，係王於天，王者之道也。故聖人一出，必將奉天道，正萬類，立人極。非苟且隨俗，以就功名也。故或施不及一物，而道侔帝王，或功蓋天下，而不足媲於五霸。其故何哉？道德有無於己，能達於天，與不能達之殊也。是之謂逐其用而棄其本。凡此二者，道所由敝之大端也。皆不求其本於天之故也。故能知天者，則知道之一而不二矣。嗚呼！此孔孟以來相傳之統緒，惟程朱能得其宗。而世之驕私智起而亂之者，紛糾而不可詰。此君子之所大懼也。因足下道一之說，竊推其旨如此。惟不棄而教之。其與李叔白曰：夢周顥首叔白足下，僕伏處山林，都與世隔。雖鄉國知名之士，亦無因會合。莫由獲其教益。足下不鄙棄，惠然枉

頤語以學術之辨，欣幸殆無以過。然足下啓其端，未竟其緒，豈將以發予而使之獻其愚乎？僕敢陳所見，惟足下教焉。陽明之學，世以爲禪舊矣。至禪之浸漸爲陽明，其端末則未之詳也。六朝文人竊莊列緒餘，作爲佛書，口說曼衍，不可究詰。達摩入中國，窺此閒隙，乃一埽除文字，直指心體，傳至六祖，又從而張之。其說愈辨，其惑人愈深。唐宋學者，趨之若狂。然其時固自別於儒，分門立限，不相假冒。而儒者已往往淥淫於經訓而不知。宋南渡，而呆堂出於佛徒，最爲黠傑。其得術在援墨入儒。其語張子韶之言曰：侍郎把柄在手，便須改頭換面，以誘來學。子韶欣然從之。於是儒墨之界始大亂。談儒者混於禪，談禪者亦混於儒。推其始終，殆有三變。其始也，倡爲清談而已。一變而淨智圓妙，體自空寂，再變則真空能攝衆有，而應變矣。至三變，則中庸大易之微言，與楞嚴圓覺相表裏，而兩家之郵通矣。此皆佛氏之徒，思以其術角勝，日彌其罅隙，而文飾其淺陋，始竊莊列，繼竊吾儒，而不知其說之多變也。論禪學者，謂其近理，而不知其得於竊也。然子韶之徒，其智不足以自全，每自供其敗闕。象山陽明，則倚傍釋氏之所竊，妄意其不殊於儒，遂陰證釋氏之譎，而巧爲改換之術，以掩其跡。於是世之惡常嗜異者，羣起倡和，於以誹謗程朱，自居顏孟，非真洞悉於儒釋分途，確然不惑，鮮不炫於其說，而助之者矣。夫禪學歷千餘年，數經變易，始成一家學術，其人又皆信心自是，固宜其流而不返也。然則陽明之入禪，殆所謂認賊作子，禪之流爲陽明，則螺藏之背也。或者以禪學不言理，陽明雅言之，以明其非禪，愚嘗讀其書，反覆以究其旨，陽明之卽心卽

理與釋氏之卽心卽佛，其有異焉否耶。此卽改頭換面之術，其詞異，其實同者也。故凡爲陽明之學者，高者流於剛愎，爲巧詐，爲誕妄，下者頑然自放而已。此禪病也。何者？任心而動，有不謬者幾何哉？或又以陽明功業軒擗爲儒者之效，此古豪傑雄略之士優爲之，不必盡由講學也。陽明本豪傑，夙究於經世之務，又能內定其心，足以乘機制變，故成功如此。至於聖賢體用之全，爲學之方，則不可一毫借也。足下以爲何如？有不合，祈往復，不宣。又自記曰：陽明之學，其出入是非，莫詳於羅整庵、陸稼書兩先生。更考之，昭然無疑矣。陽明不自認爲禪，其徒則直承不諱。此亦何異證父攘羊之爲乎？衍至明末，而以孔佛同道，儒釋一源矣。其風至今未熄，恐流而愈甚。嘗與南中學者，斷斷持之而不能易也。嗚呼！此古人立教，所以慎於作始與。其與彭允初曰：接十一月一日札，知兄且遲南還，昆季聚首，天倫至樂，深爲慕羨。教益諄諄，無任愧荷。厚愛至誼，寧可言謝。弟自初知講學，懲少年狂肆之弊，力爲規矩，束縛其身，處處檢點，使寧拘勿肆，行之數年，頗自謂無顯過大惡。然每反驗，心中與道理，未能眞實有得。蓋實缺得涵養本源一段工夫，及見兄，首以此旨相示，瞿然有深省。知年來悠忽不進，大病全在於此。將力求所未至者，以自勉。雖有他說，亦不敢雜陳其間矣。既又思之，學必講而後明。譬之於醫，必自述其受病之由，雖至隱匿，不以自昧。然後醫者得施其方，兄之於僕，蓋不得其自述，固已洞見五臟癥結，今試更一陳之，益可知其求醫心切。坦然施其治之之術，而無疑矣。周竊謂聖賢之學，其大要有三：以存養爲根本，以省察爲修治，以窮理爲門戶。

曾子言正心誠意必言致知。子思言固執必言擇善。孟子言存心養性必言盡心知性論語一書言知者不一端至易之文言既釋乾九二爲閑邪存其誠而又釋之曰學以聚之間以辨之蓋知行交資明誠互需從古聖賢相傳爲學之方周備無弊未有易此者也自近世儒者譏程朱格物致知之訓爲支離後人和之不復致察至閉口不言窮理二字乃考其生平所復習雖自謂別有宗旨卒亦未有絕聖棄智以爲學者何者所謂窮理者非他蓋卽窮其所存養者而已矣窮其省察者而已矣人之初生其象爲蒙及知識漸開始教之學卽其良知以導其所不知使由此以致力於聖賢之道於是五品之倫五常之性莫不講明而切究之隨其所講明而敬以存之於心則謂之存養隨其所講明發於意施於行慎以審之不使其有雜則謂之省察存養熟省察密則知愈精知愈精則存養省察亦益熟且密三者所以致力之方不同而其所致之理則一也蓋非存養無以立知之本非省察無以善知之用盡知之實然非知則將昏蒙否塞無所通曉亦何所存何所察哉夫非生知不能無賴於學學則未有不以知爲先者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言無人可外於知也自古未有不讀書不講明義理而可至聖賢者此固不待深辨而明矣然曰程朱格物致知之訓果支離否乎若曰是惡夫以博涉記誦不切身心以爲知者則亦就其所非者闢而正之可矣又何可因彼之非而遂諱言吾之是哉近興臺山論此其說至辨終不能破弟之惑故略述鄙見以陳於左右惟決其是非以發其錮蔽幸甚幸甚蓋先生尊崇正學統歸程朱

言知言行不稍假借故於往來手札或是或非或規或勸總之不離辨陸王宗洛闡爲大要出爲來安令懲積蠶斥淫祀恤民彫効興利除害職所能爲者無不爲之職所不能爲者必固請於上官而爲之蓋如傷之念無時或忘也榜於署門曰願通民情喜聞已過又曰畏天明威無一夫之敢虐宣上恩德俾萬姓其皆歡本儒術以爲治是可知矣

桐城姚先生

先生諱鼐字姬傳進士官禮部郎中學以研經爲主而並及於史子集一字之不諧於心者必思之深辨之審以求其詞之何以治義之何以完聖賢之旨何以不至湮暗而不彰故其成也廣博而無所不該精詳而無所不實平正而無所不適而所憂者惟學者之厭薄程朱不知玩味其書以上求孔孟之道爲學術人心之害其贈錢獻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潛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真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

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質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闕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猶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強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龐涓之間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茫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其復蔣松如書曰：‘席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草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一途。逮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微之旨，所得爲多，而其審求文字，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已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疊之弗別，是則今之爲學者之陋，且

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彌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鮑往昔在都中，與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爾。先生胸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益成見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駁之哉？朱子說誠亦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其程綿莊文集序曰：鮑往昔在京師，聞江寧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立身行己，固無愧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而遵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說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

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者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先生嘗開四庫書局時入局修書後乞假歸里主講揚州書院尋移主鍾山教育人材成就者衆人之見之也如坐春風然不飲而和不薰而潔其德輝之所及固如是也古文名天下嘉慶後言古文者必以先生爲歸著有惜抱軒文集經說筆記等書

清學案小識卷六

守道學案

水寧于先生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千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用者也。而真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而撫捨一二，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二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

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倒固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而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懷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人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曰，杜私派。小民最苦，額徵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利附由單之末，以防發民知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挪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並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土之所以嚴州縣者，

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升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籥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而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日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砭不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威以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真體用也初選羅城榛狉狼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難慨焉有吞猺獞餐煙瘴死而不爲少屈氣槩及入境榛莽滿目先生朝捕賊夜枕刀約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擾害者劓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剝皮爲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爲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之至也之任江南驛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釐餼一孟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

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爲于青菜。嘗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而赤鬚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屏息而避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誠也。眞體真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卽先生之學案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又孰如先生。曰仁曰誠。先生可無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闡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煜。漱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卽以天下事爲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廠。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驛。出入往來。道之以舉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爲嚴一驛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柏鄉魏先生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難霸於漢。佛老於

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幻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途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矣。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余旣作知統錄矣，復續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醇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尚足以爲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衍，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

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淮泗之歸於江海，龜鼎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摭撫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醇者，並不採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尙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太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迪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贊之詆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蠭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該，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

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啓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爲惝恍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烏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爲知之真，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

善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致知格物之心傳。又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顧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閣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見尤。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範解。四書簡捷解。約言錄。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未之見。至其交往中。所稱孫北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安溪李先生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進士。歷官大學士。諱經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

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卽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爲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峰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僂僂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旣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何如也。

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履行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尤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啓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以不合者陸

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末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郯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擎擎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易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啓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而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啓管鑰示關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埽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瞀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

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腳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啓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皆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卽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格物致知則卽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朱子喫緊爲人

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界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溷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爲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即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即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

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未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于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與不實，已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正其所以誠，止其所以誠，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

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槩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槩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旣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奈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

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旣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據，汗不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真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

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指，尙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先生平行事，備載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澤州陳先生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廩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即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尊人志。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譴浪笑傲爲能，便僻儇巧爲才，亦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彦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

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爲固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心慕君子之名，而身目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甚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十分，則心泰十分。旣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是如此。故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喫緊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不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

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侍講席最久。觀經筵奏對諸錄。日有敷陳。時申啓沃。以喜起明良之遇。盡都俞吁咷之誠。堯廷舜陛。極一時廣麗之盛矣。先生精於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逼韓曾諸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安邱劉先生

先生諱源祿。字崑石。號直齋。寢食於朱子之書者。四十年所。每有一得。輒事劄記。積成數萬言。而源流本末。要不外敬義二字。論主敬也。以戒懼慎獨爲始。而歸之於參前倚衡。論集義也。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極之於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其言曰。行善不熟。但覺善在一邊。我在一邊。硬強做去。畢竟扞格。孟子說集義。一件一件用力做去。集之既久。則積累漸多。胸中充滿。縱有物欲之感。亦無處安放。漸覺善即是我。我即 是善。何扞格之有。又曰循環變化之中。能使腳根立定。難矣。人世間不惟禍福盛衰。在循環之中。即善惡。

亦在循環之中。人未嘗無善。但善非至善。則不至誠。旋以物欲之累。而復陷於不善矣。不善必有餘殃。迨殃極。則悔生。善端復萌。而不能栽培滋息。則必仍受物欲之累。又陷於惡矣。善惡循環不已。所以爲凡人而不可救。腳根誠不易立哉。立之當自一善始。我有一善。充之至盡。守而不失。一善既立。善善如此。日積月累。善自壯固。而惡日衰微。衰微者漸至絕滅。壯固者漸至盛大。如此。則非復循環之所能變化矣。故立也。又曰。學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朱子又云。八十九十覺悟。亦只就而今地頭。便劄住硬寨。立定腳根做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蓋人爲學。不論早晚。不必追究已往。只要檢點未來。打起精神。勉強做去。庶幾有補。不然。悲歎窮廬。復何益哉。又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惟上知與下愚。不移遷改。三字之義一也。皆離去前非。變化氣質之義也。從前是此等人。而今依舊是此等人。從前幹此等事。而今依舊幹此等事。是不遷不改而不移也。又曰。朱子曰。學則處事都是理。不學則看理不恁底。周市廣大細密。理乃自家固有。學只是循其舊底。不學則硬隄防處事一向任私意。平時卻也勉強得去。到臨事變。便亂了。觀朱子所云。覺得自家真心。在血肉團中。爲氣稟。物欲昏蔽已久。一遇事變。只憑舊日私意支吾。本來心性。不能出頭露面。事過甦醒。卻又追悔無及。此蓋不窮理。居敬之過。不可言智力不足也。又曰。存心致知。二者爲學之大端。只看各人自家。以何者爲重。有人於此。千伶百俐。於道理皆能有見。卻不能得之於己。這便該以存心爲重。有人於此。篤志苦行。於凡事皆能有守。卻不能合乎大道。這便該以致知爲

重如堂有前後門，由前門可升堂，由後門亦可升堂也。但二者缺一不可耳。又曰：讀書爲身上之用，而人以爲紙上之用，做官乃辛苦之時，而人以爲快樂之時。衰年正勤學之日，而人以爲養安之日。科第本消退之根，而人以爲長進之根。可歎！又曰：世人終日不知恐懼憂勤，二程先生獨知恐懼憂勤，故周子復以聖賢之道進之。令尋仲尼顏子樂處，今人且宜先知苦。如此三年五載，收定此心而不放，然後於苦中見樂也。周子令程子尋樂，吾今欲世人尋苦。又曰：道理虛處易到，實處難做。故仙佛常有，而聖賢常無也。學者讀書，推測道理，似能覺悟，及發言處事，便多窒礙。故朱子臨終諱諱教門弟子云：惟事上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學者離物與形而求道，終不得也。又曰：理不離氣，而不雜氣。理爲主宰，而氣聽命焉。氣自理出也，自理出者，浩然之直氣，配乎道義者也。自形氣生者，陰濁勝而害乎道義者也。故倚氣而行，亦有暗合道義者，畢竟氣爲主耳。不如理爲主者，其氣清正，而無過不及也。又曰：一向在事物上著力，則有功利之弊。一向在心意上著力，則有虛無之弊。故須敬義夾持也。又曰：人只要必有事焉，時時刻刻不可休歇，間斷纔無事，便怠惰昏塞。朱子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會做工夫，心無所用，閒坐而已。玩此可得必有事之方矣。又曰：仁包四德，必兼四德，而後成仁。不然，虧節文少，斷制欠明察，而一於溫惠，則必至於兼愛無父，率獸食人矣。又曰：看孟子須識性，善求放心兩章，性善道體也。求放心爲學工夫也。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此便是性善之注。

解。看牛山之木嘗美矣。一章此便是求放心之注解。又曰。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此朱子臨終教門人之口訣也。爲學之要。不過致知存養克己三者而已。是者爲是。非者爲非。此致知之學也。審求決去。此克己之學也。事事如此。念念不忘。此存養之學也。勉勉不已。循環無端。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城矣。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又曰。朱子教人持守。曰。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泛底思慮。愚按此正是誠意工夫。初下手處。蓋人心無形影。其分善惡。全在動意發慮處。不惟大段惡念是惡。只此乍往乍來底閒念慮。便不與正理相干。人能翦截了此等意念。便此心常常惺覺。則清明之中。義理昭著。又曰。萬理澄澈。則一心愈精而愈謹。一心凝聚。則萬理愈通而愈流。又曰。人當心機不活。意思窒塞之時。便是氣質昏濁。天理將滅之兆。便要抖擻精神。喚醒此心。使勿退怠。又曰。空言上達。則易實行下學。則難。蓋影響之物。臆料懸揣。若無難者。至於下學之事。則一言而有是非。一行而有可否。不可假借。不可掩藏。稍有不合。尤悔立至矣。又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矣。而修身先以收心爲要。此心乃是箇走作底物件。最難降伏。譬如生鷹野獵。難馴。一見了人影。便要飛颺。爲今之計。只是身不外走。目不閒讀。手不釋卷。照依朱子讀書之法。少看熟讀。埋頭理會。讀而思。思而復讀。如此循環。繼續不已。自然浹洽。而悅生焉矣。又曰。富貴貧賤。自仁者處之。總見得天是好意思。富貴非以淫我。使我富而好禮。貧賤非以移我。使我安貧樂道也。自不仁者處之。則便似天總是不好底意思。富貴使之玩物喪志。貧賤使之怨天尤人也。同此境遇。仁者無往而不受其益。不

仁者無往而不招其損。又曰：求放心齋銘有云：非誠曷有，非敬曷存。蓋心無形影，惟誠而心乃有也。心多出入，惟敬而心乃存也。人能持敬，立定根基。如漢高之關中，光武之河內，從此攻圍拔守，帝業可成矣。又曰：學者視事太卑，視理太高，故於理往往求之冥漠之鄉。於事往往厭爲瑣碎之物，是以理事打成兩橛，求理則廢事，處事則失理。究竟終身未得實理，未行善事，良可哀也。垂拱奏劄有曰：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斯言盡矣。又曰：朱子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愚謂人之爲學，不過心與理也。心虛則大本立，理順則達道行。學以此始，卽以此終。徹上徹下，終身用之不窮。故云：當守此四字。又曰：克己最難。然己中卻原其得天理在，故學者貴乎窮理。窮理之功，須於浮泛思慮中，審其公正之念，辭氣鄙倍中，修其忠信之言，躁率慢易中，持其篤敬之行。是非交加中，擇其恰好之理，銖積寸累，不凌不躐，將必天勝人。理勝欲而原具之物，在面前矣。又曰：理卽事物也，不可作兩樣看。總之一箇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又曰：舍己從人，舍字最精。是聖人無我處，只一箇舍字，全無留滯，卓立於天地萬物之表。文王說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蓋莫非此意也。又曰：只要愛敬兩字到手，便終身受用不盡。不以愛敬而行者，雖善亦僞妄耳。又曰：謹不放散，勤不坍塌。不放散則收束，不坍塌則竦起。收束竦起，生道也。放散坍塌，死道也。敬則生，怠則滅。如是而已矣。先生敬義之功，不可得其大概乎。先生生五歲，問身所從來，父奇之。十四歲而孤，事母至孝。遇難，負母而逃，卒免於禍。有明末造，所在寇起。先生與

仲兄率鄉人列墅而守。約寇至，閉婦女一室，敗則火之。既而寇薄，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氣益厲，奮呼齊擊。先生和之，矢盡，握空拳，隨仲兄後。仲兄憐其弱，喝止之。先生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卒斬首二獲馬六，而一邨得全。鼎革後，大購經史及諸儒書，庋置一室，殫精披讀，日不暇給。而尤篤嗜朱子之書，曰：「修身大法，小學備焉。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取文集或問語類，仿近思義例，次第編纂，閱十餘年，數易稿而後成。」先生於朱子後所膺服者，在明惟薛文清公，本朝則陸稼書先生也。先生嘗自敍其學，曰：「始去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蓋道其實云。」

休寧汪先生
新安施先生續附

先生諱佑，字啓我，號星溪。十歲讀孔子作春秋，孟子闡聖道章，夜屢夢天日晦冥，舉手摩之，覺而詢諸師。師曰：「此皆聖賢之榛莽，楊墨之流禍。汝今所讀正人心，息邪說，孟子良爲此也。」稍長，慕劉因氏所評周程張邵失呂之說，謂朱子接壤近居之幸，遂願私淑以終身焉。篤好小學，近思錄，每日遵朱子課程，作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工夫。崇禎末年，賊寇內外交証，先生憂之，著平寇十六策，思效伊川詣闈上書故事。時事日殆，不可救藥，因不果上。遂隱居事親，教授生徒，以供甘旨。楊子瑞、景陶邀先生赴還古書院會講。先生見還古所講，多雜陸王異說，乃與同人發明程朱正學。汪子泰、茹覺斯倡復石橋巖天泉書院講會。先生見泰茹學術醇正，以陳清濶學蔀通辨相砥礪焉。嘗曰：「至善無惡性之體，有善有惡情之動，知善知惡，

爲良知爲善去惡爲良能擴而充之盡其才窮理盡性至於命斯爲大中至正斯爲至誠無妄乃陽明講學宗旨反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何耶顧端文有言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其禍豈可勝言哉紫陽書院正吾黨講學明道之壇坫乃與汪正叔江衛道汪月巖胡匏更吳敬庵休之汪石樵吳慎先汪活齋朱濟臣補之陳書始創兼善諸先生振興紫陽大會爰訂六邑同人歲值文公誕生之月釋菜壇壝講學三日遵白鹿遺規本天寧誨言嚴斥詭趨統一聖真他如休城四孟會白嶽聖誕會各邑塾講月會皆不憚勞瘁雖遠必赴總以紫陽爲宗主而多方鼓舞同人蓋先生自遯世以後視富貴如浮雲避勢利如蛇蝎格格不諧於俗者四十年而一時同人皆知崇尚正學則先生之功多矣所著有詩傳闡要易傳闡要禮記問答禮記訂訛大樂嘉成四書闡要四書講錄五子近思錄四子近思翼明儒崇正錄明儒通考明儒性理彙編讀史筆記星溪文集星溪日記星溪家訓紫陽會籍還古會籍汪氏家譜而尤注意者明儒通考一書辨別極嚴評斷極確高壘旃先生千里借鈔以爲得見此書雖瞑目而無憾焉子鑑安貧讀書克紹家學同時講學者新安施先生諱璜字玉虹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尚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繹註五力行六習六藝七育英才八務謙虛九防間斷其嚴始進慎晚節一遵紫陽舊規宗尚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大寧曹先生

先生諱續祖，字子成，號陶庵。順治甲午舉人，養母不仕。從實事實理，推勘到極精極細處，一言一動，皆可端風善俗。其原心曰：人之爲臟者五，而心其一也。則心爲形氣之屬無疑矣。但以其竅虛而氣靈，故爲五官百骸之主，而獨號爲神明焉。所以能具衆理而應萬事也。然而能具衆理者，心之量也。能應萬事者，心之才也。非此心之外，別有一心矣。自非聰明睿智如聖人，而下焉者，或爲氣拘而物蔽之，則量必有所不能充，而才必有所不能盡。此學問開拓之功，在所不容已者也。古聖人言心自舜始，別危微於人心道心，而卽授以擇執之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聖如孔子，以其心爲具明德之心也。必格致誠意以正之，賢如孟子，以其心爲同然理義之心也。於有放也，必學問以求之，況又曰盡其心，曰充其心，是明以理不外氣，必用功夫，以全本體，而後能立此大者也。孔孟言之，程朱從而解之，心學一道，已日月中天矣。而無如程朱以後之言學者，愚竊有惑焉。或曰：性卽心也。夫性具於心，心之生理也。心有形，而性無形，何得以性爲心？或曰：理卽心也。夫理卽性之條理，而萬殊者也。心能窮理，而理不能外心，何得以理爲心？彼則曰：形氣之心，非性理之心。以形氣言心，則一塊肉已耳。揆之無聲無臭，不合也。求之不睹不聞，無當也。與其著相而墮支離，何如直捷而得易簡乎？嗟乎！此空無無心之說，所自來也。能不淪胥而爲禪耶？故靜坐之學，有流而爲瞑目入定者，良知之學，有流而爲披剃參方者。因而祇言冥悟，不事詩書，將腔中之物，置爲死血，而心之爲心，皆舉起而追逐於無何有之鄉矣。心學頗如是耶？第不知五臟之心，固爲形氣，而性埋

之尊非形氣將何屬也。人而果有心外之性理哉。其微言曰。文人無有軒。日。道物足才。輒敢怨天。不知天心至公。每望世人盡性至命。廣大其才。以至位天地育萬物者。何嘗忘之哉。但世人之所謂才。不過爲機變之功。作淫奇之文。以之徼取名利。全違上天生人之理矣。是以天且惡之。而挫其所求。以彰惡報焉。豈但忘之而已耶。其日記曰。言言行之理。行行言之實。力能行。當以行言。力不能行。當以言行。天何言哉。是以行言。請討陳恆。是以言行。好善惡惡。須在本身用功。五性俱生。而不知好。七情失節。而不知惡。何暇論他人是非。農夫樵子。語言粗率。是凡民本色。不是俗氣。最俗最惡。莫甚於假斯文。其可厭處。千態萬狀。莫罄形容。理難名狀。不可以物象之。未始不可於物見之。故易於卦爻之象拈出。夫子於川上山梁拈出。子思於鳶魚拈出。朱子於滿山青黃碧綠拈出。總見開眼皆是。大而無外。小而無內。不是說虛景。蓋氣在處。理即在也。試看天地寒暑之氣。無處不充。無微不入。無處不充者。氣無外理。即無外也。無微不入者。氣無內理。即無內也。其僞學詩曰。學道何須道學名。聖賢惟有近人情。鄉愿狂狷分眞僞。只恐凡人辨不清。規行矩步野狐禪。口是心非豈聖賢。義利關頭看得破。顏曾思孟眼根前。剛柔氣質本天成。皮相休將善惡評。不壞由來方寸地。高柴季路久齊名。冥素談空涉異端。謬從太極問奇觀。何如語孟家常話。實踐躬行自不難。先生蓋實踐而確遵語孟者也。無一言涉於虛矣。所著有四書遵註綱領臥雲洞草。

山陽李先生

先生諱鑑，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樞倫，砥節行，安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罔敢越焉。若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者，寧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已。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也。道之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儒之學，略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星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讌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而易發，亦不能當諸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略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既歷歲月，紙墨遂多，因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粗乎未之聞也。又聽客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覬榮盛。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尚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季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譽人間世，所趨顧庭逕。頓赫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莊

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章句。微尚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蛇附趙孟，繞指匪所安。脣肩將無病，終焉保厥初。敢曰余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日僕僕。抗言可造命，人生苟自強。庶幾我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絳州李先生

先生諱生光，字闇章。初攻科舉，入府庠。聞辛聘君復元，倡學河汾，遂執北面禮。質疑問難，無不迎刃解也。且篤於躬行，事親至孝。聘君重之，崇禎甲申，闖寇大亂。先生北面痛哭，焚其青衿。自號汾曲逸民，構一草堂，日夕燕處其中。披閱古籍，諸弟子羅列其下。談經課藝而外，訓以二南大義，程朱微言。著有儒教辨正，崇正黜邪彙編。二書凡萬餘言。先生衛道之力，備見於此外。如正氣猶存，西山閣筆，友于集，種種不一。要皆直寫胸臆，如泣如訴。以淺近之語，寓修齊之化。所以警覺斯世不少也。其處子吟曰：東隣有處子，夙明烈女篇。字人尙未嫁，而乃失所天。痛茲生命薄，守貞斯自全。毀容絕膏沐，矢志堅且堅。愛人貴以德，姑姊莫相憐。侃辭謝媒妁，何用口譏譏。其喚羣夢曰：行善人家，受貧擔災。以理論之，似乎不該。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的極高跌的安排，譬如種瓜。苦盡甘來，行惡人家，富貴榮寵。以理論之，似乎僥倖。其間消息，天有妙用。助的極高跌的極重。行好得好，好事卻少。以理論之，似乎顛倒。惡在隱幽，人所難料。神明鑒知，把福折了。行歪得歪，歪事

不來以理論之似乎可駭善在隱幽人所難猜神明鑒知替他消災又曰人之患在惡聞過在強飾非人之變在濫交遊在多攬事人之賤在扳富貴在效諸媚人之禍在不謹言在少容忍人之益在喜規勸在急遷善人之樂在遠俗情在廣讀書人之品在惜廉恥在安貧賤人之福在存好心在積陰德觀先生之品之學於此亦可知矣

絳州党先生

先生諱成字憲公號冰壑布衣學以朱子爲宗而用力之要則曰明理曰去私曰小心照察蓋欲理無不明私無不去而此心不至或存或亡也手四子書反覆玩味學庸尤精嘗辨朱陸異同謂本心物理原非二道朱子之意謂夫物理之卽我心也惟氣拘物蔽本心之量多有未盡故務精究物理以存養充廣之久焉則物理明而心量全矣陸氏之學亦謂本心之理無不具也乃專事本心而脫略典籍遂使本心不充而學流於曲此二家之大略也今人類有兩可其說以爲陸是尊德性而朱是道問學者此言殊未然蓋朱子之道問學而實尊德性者也陸氏則自綱其德性矣尙何尊之可云乎此是則彼非此正則彼邪有不容兩可於其間者也陸氏嘗曰不求本根馳心外物理豈在於外物乎此告子義外之學也朱子曰本心物理原無内外以外物爲外者是告子義外之學也卽此數語可以見二家之異同矣若粗論其同二家皆欲爲君子皆欲持世教皆欲崇天德皆欲無私欲其秉心似無大異者而實究其學宗則博文約

體者，孔顏之家法，屢見於論語。朱子得乎其正矣。陸氏乃言六經皆我註腳，又言不識一字。管取堂堂作人丈夫，蓋倚於吾心，卽宇宙。宇宙卽吾心之見，而偏焉者也。本宗呆德光之緒，亂鄒魯濂洛之傳，稽其流弊，較孟子之言楊墨，其害有甚焉者也。又答師清實書曰：象山議論，猶其近理者。至陽明則其大亂真者也。論象山外迹，則誠如陽明之序。若探其原本，人倫物理天下國家，象山果無所害乎？此義自可向知者道也。不尊德性，不可謂道問學。不道問學，不可謂尊德性。若曰用力居多，此學便屬偏曲。項平父書雖出朱子，亦陽明定論中所槩括者，何可據以爲的實也。朱子之學，居敬窮理也。存心致知也。存養省察也。的是博文約禮家法。台教摘出格物窮理四字，而謂其務節目，而遺原本，似乎於朱子面目，尚有未肖也。若就原本言之，陸氏之學，自是著力原本者。第恐彼之所謂原本者，非吾之所謂原本者耳。教中所指先儒經書之語，何語非該貫動靜，而敦篤夫原本者。昔朱子幼時，亦曾好禪。比見延平先生每有論說，先生只言不是。朱子再三叩請，先生曰：只讀聖賢書便見。今存養主敬，許多話頭，皆聖賢精旨所在。人苟虛其心，平其氣，去其好惡之念，忘其先生之言，只於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中，將此等話頭，一一領會，而不敢諱譏。我心註腳，則此道正義，可指日而了然矣。倘不屑務此，而醉心於傳習定論諸書，則彼家立論，將此等字眼解註，一齊換過，如論語博文中庸博學，皆不肯解作讀書。大學格物，只解爲爲善去惡，令人一見，即爲所惑，不知曾於此等處看破否也。象山之徒，有病狂喪心者，有因酒罵人者，其病狂喪心者，卽異教中所

謂著魔者也。其飲酒罵人者，卽異教中所謂訶佛罵祖者也。以爲我旣了道，便一了百當，任我棒焉，任我喝焉，無所不可也。凡此等者，固其人之不才，實師學之誤人也。堯舜之道，譬則日月也。陸氏之道，譬則燭炬也。堯舜之靜，淵淵其淵也。陸氏之靜，池沼之澄也。神聖而至，堯舜其間，儘有等級。若謂屏去私欲，心不外放，卽是絕頂蹠躡，遂將堯舜孔孟併歸於守心地位高下，實覺不倫。此事當更作商量也。正道一路也。邪蹊百千也。凡百異學，誰不高言原本，但正之與邪，所差別處，只在原本上毫釐之間。總之，彼家皆是養神，吾儒獨是盡性。彼家話頭，亦有間似吾儒者。吾儒話頭，亦有間似彼家者。世之學人，始欲以非而混其似，久將以是而斥爲非矣。是在精義君子，虛其心，平其氣，只細心於聖賢書籍，久常有以見之，非一時筆舌所能取辦也。先生語氣和平，辨論允當，所學所養，蓋可知矣。范氏彪西稱之曰：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卽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州守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公舉實學，州守貴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敏果魏公，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閭，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公，辭公之所以待李南陽者，卽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某道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憚然者，嗚呼，先生謂爲古之狷者，實信夫。當狂流橫肆之時，學者少嚴謹氣象，而先生以不屑者堅而持之，閑修一室，以砥狂瀾，謂爲狷，孰如其狷與。所著有大學濱言，中庸濱言，中庸學思錄，日知錄，致知階略，仰思記，冰鑿文集。

同學諸子

潘錦 任宗陟 陶用曙 李毓秀

湘潭陳先生

先生諱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歷官河道總督。生質剛毅，不屈不撓。偉然丈夫，光明磊落，而學本程朱。心存仁義，居平藹然，晦然溫厚和平，不露圭角。而或以無禮犯之，則不稍假借。義正詞嚴，雖彊禦不之畏。其性然，其學亦然也。其序三魚堂年譜曰：長泖陸先生，曾爲嘉定令。余守吳郡時，其邑之士大夫，至於田夫婦孺，皆思之不置。一墟一落，各有祠宇。及再任靈壽，民之思之，猶寥志也。嗟乎！先生之感人如是，豈無本而能然與？余考先生年譜，自始學以至全歸，無日不講求於聖賢之道。其黜異端而崇正學，可謂不遺餘力矣。然究非敵敵焉。大聲疾呼，務爲醜詆，以攻其隙也。惟是講明吾儒之學，晰義理於毫芒，辨是非於疑似，使天下之人，於吾道燦然若黑白分，而淄澑別也。則異說不攻而自屈矣。此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觀先生進而在朝，退而在野，出而在一邑之宰處，而爲黨塾之師。官守言責，敦然埠遺，往來酬酢，紛然雜乘，未嘗一日忘學，往往夢寐之間，若或告之，此豈待仕之優，與夫時之暇哉？惟然故，丰采著於朝廷，惠澤施於百姓，本體之明，以爲用之達。初非有加毫末於性分之外，及卷而藏之，不俟終日，而絕無幾微芥蒂於其間，彼無異故。其素所蓄積然也。我朝昌明正學，聖天子表章孔孟，程朱之理，如日月之中，天照耀。

無垠。以故理學之儒接踵而興。先生其當首置一座者也。異日修崇祀之典。將必有議而舉之者。豈特桐鄉之祭而已哉。記辛未先生以御史與邵子昆先生同有事棘闈。余卽以是年成進士。曾望見其丰采。而未嘗一通請謁。今乃得拜先生於祠堂。讀其書。聞其流風餘韻。如親炙焉。適先生譜成。敬識數言於簡首。以志夙昔嚮慕之誠如此云。其四書宗朱心解序曰。予承乏吳郡。地衝事劇。敝敝焉從事簿書期會。不復敢辭俗吏之嘲。於曩者鼓篋舊業。幾邈若隔世。新安余生鴻業。不遠千里。持其所訂四書宗朱心解。乞予言爲徵。將以行世。贍凡三四上。而予不獲辭。乃爲之言曰。生是書之取義於心解也。將索解於心乎。抑將索解於言也。苟索解於言。則生之書尙矣。如以心焉。尙烏用是諄諄者哉。然自季明羣言淆亂。諸儒爭爲異說。或附於陸。或入於禪。人人自以爲高明。而不知詖淫邪遁。以至去道彌遠。而莫可返。於是楊顥之徒。薈萃大全及蒙存淺達纂爲約說。以救正之。其言一以考亭爲的。而敷繹演貫。無敢有牴牾於其間。自是以來。莫不家奉一編。以爲俎豆。雖有增潤。大率皆承其流而揚其波。銕梨鏤棗。幾於卻車充棟矣。而有志之儒。惟恐其久而寢寢也。故不憚申論而重曉之。非苟以爲名而已。若農之未耜。以刮磨而加利。若匠之斧斤。以淬厲而加新。此其用意良厚。而羽翼傳註之功。亦不爲少。若夫脫筌去蹄。超然獨詣於聖賢之間。是又在好學深思之士。自爲領取。不然。苟惟是句比字櫛。以拘牽於文義之末。是猶買櫝而還其珠也。夫豈紫陽所樂許哉。其序蔣松巖先生思過處日記曰。予嚮耳漢上蔣松巖先生名。未及有以相見也。今右

歸寓京江其嗣君東衍持先生所著書以示予予反覆觀之歎其粹然爲儒者之言而所居思過處有日記若干卷欲予序而藏之予惟過之來也豈有涯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卽時而更者也常人之過如雲翳之生無地不見者也若謂指其一處而求之則他處或有不及防者矣然每過於其動而思過必於其靜語曰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夫計過於其夜則萬感旣謝清明復來回光返照其是非有不能自昧者故曰思過必於其靜也靜則必有其所今先生顏其室曰思過處固其所也猶夫張子之砭愚訂頑觸目可以自警也然先生不徒思焉而已又從而記之記之何義也書曰俟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蓋有過而筆之於簡冊眞若春秋之大書特書幾無地可以自容日日而記之苟有過而不改不特心慙愧而顏恠怩當其下筆時已有難爲情者矣此私居之日記勝於侯撻也先生行之有年日記之書寢以成帙而其心猶岌岌然如不終日吾知其思愈嚴而過愈寡矣予謹宣於外而遠去其鄉職業所繫亦期進思盡忠悵思補過而不得其方雖憂介震悔而罪戾滋懼異日倘得歸老故鄉道經漢上猶得叩先生思過處而問之其道學正宗序曰自十六字心傳之妙肇啓帝廷從此君相聖賢遞相傳授闡明性理開示心學已更無遺義矣迄乎聖教寢衰師承漸失學者罔知所宗諸家並起見識各殊異同雜出甚且互相攻詆如仇敵矣傳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先儒曰理一而分殊蓋理學之存古今正如天地之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原自兼本末該鉅細而言之其中條分縷析不

衷累黍。要知似是而非之辨。所爭止在毫釐。相去已不啻千里。譬如人身之有血脉。無所不貫。卽毫髮孔竅一源。稍有凝滯。卽此一處。便是不仁。通體亦爲之不暢。甚矣。正學之難言也。學之不明。大約其原起於氣質之偏繼。且惑於異端沾染。而失於不自知。氣質猶可以學力變化。獨異端邪說。爲害最烈。不特俗儒庸衆。受其沈綱。卽一二高明才智之士。亦多失足其間。無他意見。一涉偏陂。學術介乎疑似。堅僻敵障。迷而不返。是可歎也。漢唐諸儒。不無醇疵之差。逮宋六子出。從道統斷續存亡之會。直接二千年來。孟氏無傳之學。遂爲吾道之正宗。後之學者。舍此將安適哉。昔龜山親受業於伊川之門。嘗疑橫渠西銘似近於兼愛。伊川爲辨論。往復至於再四。始豁然而自釋。夫以橫渠之學識。大含細入。無所不備。猶不免於賢人君子之疑。又焉得世之學者。人人潛心篤信如龜山。而爲之師友者。誨人不倦。盡如伊川者。而與之言正學耶。京江顧濂宗先生。好學君子也。嘗著道學正宗一書。上探羲皇。繼以堯舜禹湯文周孔孟。及宋周程張邵。終以紫陽朱子。窮源溯流。發凡起例。奉爲宗主。兼採其圖書語錄。列諸篇簡。其所以繼美先儒嘉惠後學之意。固甚深切而著明矣。讀是書者。尋往哲之緒餘。味斯道之宗旨。研究乎諸家之精蘊。折衷乎紫陽。以爲指歸。且不爲異說所惑。其於千古理學之正庶乎。其不遠云爾。先生剛方正直。居官臨事。見有不可。雖大府不能強其一諾。兩次守大郡。兩見陷害。幾致死。而皆獲邀恩寬宥。白衣供奉。每召對詢問。率踰時。馬營口決。總督全河河道。所至以除害安民爲主。金陵姑蘇淮安懷慶等處。至今愛戴如新廟祀不絕。

視古循吏有過之無不及也。所著有道榮堂集，卒謚恪勤。

孝感熊先生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端。尊朱子，開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匯其全，又謂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子已矣。又曰：孩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即能其所學者，知即知其所慮者，中即中其所勉者，得即得其所思者。學即學其所能者，慮即慮其所知者，勉即勉其所中者，思即思其所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

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真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厥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知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知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篤外爲裝義爲倚靠墮落爲幫助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既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卒而復諱諱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

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寄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游息依山傍水間柳尋花則與遷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同游諸子

陳說巖 杜濬 李嶧 劉藜光 周節 施虹玉 洪秋士 錢礎日 高節培 周鹿峯
汪文儀 李仁熟 俞春山 鄭肯崖 蕭介石 陳省齋 劉道尊 黃伯和 范彪西 梁良夫
汪匪我 韓元少 張寄亭 周濟園 李托裕 劉然 洪名 劉西澗

太倉陳先生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爲六曰入孝曰出弟曰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爲六曰格致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後行小學之終卽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怠善過自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牿於物欲之累也氣質物欲不同矣

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而已矣。學也者爲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八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衆說雜揉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衆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興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仰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崇禎丁丑始與桴亭陸子寒溪盛子藥園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桴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紀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磋。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旦浮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

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遙迹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問從虞謬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後取大學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畫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則本夫子孝弟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遙邀二子，亦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才，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曰：「省敬意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養乎本原，而謹夫洒埽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日之敬，終

日乾乾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已，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日省善過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也。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即爲善；何者爲非，非即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況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即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有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者，即此便可窮理。即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橫衡，臨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要東之學，特爲篤實云。

清學案小識卷七

守道學案

江陰楊先生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闢然爲已。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陵駕，居之不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懥等言，可見誠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惡之意。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云在念頭上要他

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慎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必致慎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弊。若不慎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慎於人所及知之地，則自脩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能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存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卽性也，故窮理卽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曾何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曾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詰訓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

此，遂謂窮理之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人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真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道者，知不真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真也。此程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慎獨之功，未嘗息也。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真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也。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真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

中矣。若單說念頭真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真誠，不假僞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既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唯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爲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脩者，必然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

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其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其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即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個慎字。如何是慎獨。大抵常人於其見共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少。故聖賢以慎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其見共聞。自無不慎。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其見共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間居爲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旣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卽誠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尚有不正。身尚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即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

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卽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真是無睹聞。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卻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懼戒慎。故曰。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卽以此清明之心。省察。

克治之戒懼如燈，令當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眞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日雖曠，而不必用道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卽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惕然知所畏懼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慎恐懼，敬也。慎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卽屬慎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己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卽敬也。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惕然知畏意，卽敬也。知畏懼，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卽義也。

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慎恐懼。不作慎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略檢點。不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慎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旣於不離道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兼敬義兩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旣當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一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

默受，即是戒慎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慎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懼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即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慎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旣有知覺，卽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已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止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即是已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即是慎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即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繫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畏忌敬也。隨卽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

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不聞而獨知處尚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慎獨本兼敬義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已所不睹聞說曰未發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即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慎於人所共知也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慎於方動之時不遺卻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慎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即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慎獨須有別故慎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諸聞一例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念亦卽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己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位育也曰或問中和致致字中可該得格物致知工夫否曰格致工夫在慎獨內

省察二字中觀此知先生之格致誠正皆從心身上一一閱歷過來故言之親切如此有此親切工夫推而行之一皆親切教養親切事功文集所載各疏各論各示各檄各規約皆因地爲之制因時爲之宜因人爲之轉移滇人至今不忘其德者此也而至其定識定力則身可折而道不可折氣可挫而志不可挫負荷殊恩厚膺隆眷卒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其在太學升講堂提綱挈領示諸生曰學以希天也天德誠而無妄一仁之流行也故必純於仁斯謂之誠其功則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蓋乾晝實誠之象也坤晝虛敬之象也敬以涵義義以敬行人本天而親地故體坤斯有以合天其要必自闇然爲已以爲默契天載無聲無臭之基不易世不成名遯世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憂則違此天德之密而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故易爻論語皆首發其義焉有聖學始有王道乾元始萬物利天下而相忘於不言故論聖德以無名爲至論從政以不貪爲美諸生聞其說者本末多可觀焉

登封耿先生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衆士風蒸蒸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妙無以復加故曰

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反古此天理，反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醻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爲友，便信；以之輓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即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己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即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

相間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間，不予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間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矢，居家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儕，道其實也。所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

善化李先生

先生諱文炤，字元朗，號恆齋，孝廉。官穀城學博，幼穎悟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人能似此，不枉一生。十四補弟子員，博通經史，前輩見而奇之，訂爲忘年交。後與

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鴻山張石攻邵陽王醒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梵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純有駁安知吾儒之醇乎其醇不審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平生躬行實踐純孝性成篤厚人倫扶持世教學成遠近爭迎爲山長豫章之聘未應主講嶽麓數年從游者衆悉訓以聖經賢傳之旨修己治人之方親炙者咸各有所得焉所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感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醇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爲歸其周易本義拾遺序曰易之體要象辭變占而已辭者卦之蘊也變者爻之動也象者理之形也占者事之兆也卦無定體爻無定用而聖人之精蘊於是乎見焉語其性情謂之德語其形容謂之象語其成位謂之體語其對待謂之錯語其流行謂之綜卦之萬變由是而生矣承其尊乎乘其卑乎應其敵乎互其交乎變其之乎得奇之謂健得偶之謂順無過不及之謂中質與位當之謂正爻之萬殊由是而生矣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於聖人之情亦思過半矣至哉十翼之作乎釋之以象象申之以文言經緯之以序卦雜卦繫辭所以明辭也古在其中矣說卦所以明象也變在其中矣易傳之作蓋善於祖述者雖本義亦大抵本其說

而約之耳.然於辭則多得之.而於象蓋未深考.是亦不無遺議也.不揣愚陋.妄爲補葺.釋經則以象數爲主.釋傳則以義理爲歸.體用一原.欲推而明之.顯微無間.欲究而極之.而數載之間.憂哀沓至.橫逆頻加.稍有暇日.未嘗忘釋於心也.草稿三易.始克成編.蓋七年於茲矣.觀會通以行典禮.豈所敢知.由辭以得意.或庶幾其萬一矣乎.其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序曰.五禮有庸.昉於虞廷.而秩宗之官.特典其事.自夏歷商.莫不由之.迄成周之代.元聖挺生.而制作於是乎大備.然行之既久.威儀太甚.忠信或薄.文物旣繁.僭擬斯萌.孔子周流列國.參考互訂.思欲折三代之衷.爲萬世不易之成憲.夏時殷輅.周冕韶舞.固已略見其槩矣.乃詢之柱下.僅得周儀.徵之杞宋.不足文獻.是則雖有訂禮之意.而未必其成書也.然三百三十.經典具在.而七十子之徒.作爲傳記.以故郁郁之盛.未嘗失傳焉.迨秦灰旣烈之後.而其迹遂蕩然矣.漢人以金帛購書.真僞混淆.諸儒任意去取.儀禮之經.僅存十有七篇.其記僅存四十有九篇.此外經之篇三十有九.記之篇一百有餘.雖或偶見於大戴禮.及註疏稱引之間.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耳.唐之元成魏公輯爲類禮二十餘卷.而故府不傳.宋之伊川程子.始與門人呂與叔.思欲大加刪訂.而迄不能就.惟朱子與門人黃直卿.釐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然卷帙浩繁.而誦習者益寡矣.顧其書實爲稿本.而篇目之離合.註疏之得失.猶多有可議者.蓋專以冠昏爲家禮.而喪祭列之續卷.則不當分而分也.曲禮少儀之紛竢.生民所通用.大學中庸之淵微.聖學之極則.而並入學禮.則不當合而合也.至於周官.乃治平之全

書不專於言禮，而裂取其分上制國設官建侯師田刑辟之事，以充王朝之禮，能無筆削聖經之嫌乎？故知此書實爲稿本，而未可執之以爲定論也。炤自方壯之年，始得其書，而誦習之，繼而重遭大故，乃留意於喪祭之禮，據黃氏之所定者，去其重複，補其疏略，復取朱子之成書，分爲七類，而解釋之，首之以嘉，則冠昏飲食燕射之必詳，次之以賓，則相見聘朝之必辨，次之以軍，則師田均建設刑之必晰，山是而慎終以囚，則殯虞練祥服制儀節不可以苟也。由是而追遠以吉，則祖考神祇廟貌文物，不可以忽也。夫然後以通禮彌之，其居家也，有內則其入學也，是弟子職少儀其立朝也，有臣禮，優游於日用，則曲禮致其文，遜敏於庠塾，則學制學記立其規，合同於天人，則夏小正月令備其用，若禮運禮器，則總文質之宜，具經曲之義，而一以貫之，而禮之爲教，可得而悉矣。夫然後以通樂飾之，鄉有南，朝有雅，郊廟有頌，至於樂記，則聲容德政，發揮無遺，而樂之爲教，可得而推矣。夫禮樂之用，經三代聖人之作述而後成，今欲據殘闕之遺文，而復還其盛，豈可得哉？然則是編之脩，亦曰守其舊，以俟之其人而已矣。風會推遷，無往不復，聖人有作，即始見終，據此而推明之，其必有以默識於意言之表乎？周子曰：「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建中和之極者，三復焉可也。其周禮集傳序曰：「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絢絢，后土含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无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辟刑之相，司空

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家室爲脩齊治平之相，渾一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沉昧草稽，唐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干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與氏之哲，亦僅聞其略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伐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竇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聖既遠，晦蝕繁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略也。學者入於其中，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即不能無疑於此。於是熟讀深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註之後，至若冬官既亡，則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槩，而考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不汨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乎！天地無心，生民有欲，其汚隆升降，視乎君相之一念耳。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建極，萬方承式，海宇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虛無爲宗，而上亘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爲急，而迂疏性術，規矩準繩之不立，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也，其可得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棧，五經之模範，糟粕

燭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爲作也。若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永。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能議哉。其春秋集註序曰。春秋議道之書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分而爲三綱。而人遂各戴其天焉。天子以之平天下。諸侯以之治其國。大夫以之齊其家。士庶以之脩其身。而宇宙無不得所之物矣。皇古以來。君師代作。成周有制。六典昭垂。融融灑灑。莫非天理之充周。卽莫非道術之經緯。其斯以爲太和之運哉。東遷以後。下凌上替。卿尹之擾攘。而百官失其統。邦國之吞蝕。而四海失其均。世官用。而賓興之法失。稅賦增。而養民之意衰。僭竊相仍。而禮樂變矣。事奪無已。而征伐擅矣。亂賊日滋。而刑罰縱矣。田邑踰制。而疆理壞矣。舉六典之所載者。皆紊而廢之。則道術不用。而智力相競。亦其勢然也。孔子生乎其時。夢想周公。而不獲一試。於是因舊史而作春秋。以成周之道術。治成周之臣民。掃陰雨晦鐘之積沴。指示以太虛之本體。而宇宙之太和。在其手矣。蓋其心如精微。無我故也。後之儒者。不能得聖人之心。而思窮聖人之言。詳以爲直微。以爲智。舍康莊而入於荆榛之中。又何道之能誠耶。伊川程子略舉其端。未竟其緒。私淑其學者。迭相闡明。譬諸以管窺天。而終不能盡見其全體。竊不自量。裒集之擇取之間。亦附已意。而足成之。未知於聖人之意。果如何。而諸儒之穿鑿附會。則吾去之矣。嗟夫。宇宙之綱維。一道而已。純之則爲王。駁之則爲霸。戾之則爲奇。戕之則爲賊。氣化

之遷流不能不疊興於其間聖人未嘗不欲一切以道繩之而僅寄一綫於簡册之中此聖人之所深悲也使凡有天下者與有國有家有身者讀其文推其意而思其義一念之懷不啻華袞之加也一念之欺不啻斧鉞之至也則日用云爲無適而非春秋卽無適而非聖心無適而非天理矣撥亂反正莫要於此心一身之三代既復而後推之於家也可推之於國也可推之於天下也亦無不可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本乎天道以符乎六典豈徒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已哉不然則是吏案而已矣則是邸鈔而已矣其通書解拾遺序曰此書本號易通蓋因論易推及於他書也以乾象盡造化之理以蒙艮立教學之歸以乾損益動明脩己之實以家人睽復无妄極治人之原而易之精蘊已思過半矣其曰誠曰純曰一中庸之樞紐也其曰端本曰善則則大學之體要也其曰視聽言貌思曰剛柔善惡中則洪範至切之目也其曰禮樂政刑教則周禮至當之規也其曰正王道曰明大法則春秋至簡之義也至於示不改之樂發無言之蘊推性善之由來明仁義之大化而孔孟之心法於是乎昭然若揭焉投五金於大冶而精粹者上騰萃百卉於一區而英華者先露是書於羣聖之作亦若是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奮乎百世之下而獨得乎千載不傳之緒歟顧其言高而旨遠辭約而義微朱子之解恆引而不發以俟學者之自悟然嗣是以後惟敬軒薛氏嘗究心焉延及後世而誦習者亦罕矣矧自弱冠下第登舟聞良友之訓導始獲見其遺編而讀之豁然如生長蔀屋之中一旦決藩垣而忽覩天之廣大也晝誦宵思炎雪靡間然後嘆條

理之密，意味之深，誠有不我欺者。而歲華已十六易矣，竊因朱子之緒餘，而推究之。章循其序篇，揭其綱錄，爲一卷以備遺忘，而無極之真，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化之象，常若瞭然於心目之間。同志之士，倘致思於此焉，則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豈遂不可得而見耶？其正蒙集解序曰：正蒙之書，張子言道而作也。蓋道在天地而體諸聖人，寓諸六經，其下學上達，則存乎君子之自脩焉。一氣混茫，萬有森列，生天地成鬼成帝，皆是物也。有儀有象，則變化不窮；升之爲七政，布之爲五行，散之爲風雲雷雨，豈有他哉？與道爲體而已矣。萬物芸芸，天則覆之，庶民蚩蚩，聖則範之。故君子之學，必本天而宗聖，庶物人倫，明之察之，而理可窮矣。人心大命，研之精之，而性命可知矣。由是盡心而誠身，則自得之實也。由是脩己而及物，則時措之宜也。蘊之而爲德，發之而爲業，行諸上而爲君相，明諸下而爲師儒，見諸日用而爲言行，爲政事，皆同歸而一致耳。易擬其象，詩宣其志，書述其事，禮樂彰其用，百家之方術，豈足以索之哉？道乎非仁且智，其何以凝之乎？訂其頑則仁，砭其愚則智，而於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是正蒙之大旨也。雖其辭多木暢，理多未融，誠有如程子、朱子所譏者，然囊括造化，縷析聖詮，一洗異端之荒謬，俗學之支離，殆非天人之對，性道之原，所能闡其藩籬也。是以忘其固陋，集諸說而以己意斷之，發明其大醇，辨晰其小疵，至若意見或殊，而義理不妨兩通者，則亦並著其說，以聽學者之自擇。然後此書之辭意，不至於苦其艱深，而疑其偏空也。或者謂此書不及通書易傳之深醇，難以上接四子之傳，則其言過矣。近思錄並列

四先生之言雖以觀物內外篇而不得班焉語類又謂橫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夫採薇一
歌傳聞匪實且民到於今誦之乃若伊訓數篇表裏謨誥未嘗因道之小偏而遂廢其言也則何疑於正
蒙乎然則是書固宜與通書易傳並行而上接四子之傳特凡近之說不能如章句集註之神會而心得
之耳是所望於同志者之商質也其近思錄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緝微
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苟揚王韓各駕其
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
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
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
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廸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
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於是不得已而爲近思之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
揭進脩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理家入官均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
人制心之則與夫閑邪說宗正學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子而補其所未備焉
欲求數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奧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
而散見於羣書蓋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揣爲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

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矣嗚呼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爲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爲何如也聊志其槩於此以自警云其家禮拾遺序曰先正朱文公宅祝太夫人憂著家禮一書藏之匣中爲一僕童所竊逮易簣後乃行於世當著書時年方強仕耳故與晚年之論不無小異然其規模之宏大條理之精密固無愧於制作之能事也予自連遭大故以來取是書而遵守之誦習之已而參之於儀禮周官復衷之於語類文集爲辨論數十則上推先生之遺意下輯羣儒之公論名曰家禮拾遺郡侯崔公聞而嘉之錫以弁言然未敢出以示人也比年以來三禮解成恐始學者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乃復取故編而訂正之以爲有家者誠能守此而謹行焉亦足以正其本矣至若藍田鄉約則鄉里之準繩也白鹿洞揭示滄洲釋菜儀則學禮之權輿也輒取以附其後以爲三代之文物雖不能遽復而因俗以宜民道莫近乎此也抑文中子有言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忘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然則觀是書者其毋以言近而忽之倘亦寡過遠罪之一資乎其語類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脩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之傳命世發其蘊斯所

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尊祀，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爲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尙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爲道岸，以禪悟爲儒脩，肆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蠭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譏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於通融。博學多聞，固有之；守約窮源，則未也。是呂氏之學也。卽器而謂之道，卽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誑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夫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驥右介，攘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悞，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刪脩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也。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

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矣.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間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呼.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章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其淵源全錄序曰.天牖生民.篤生至聖.顏曾拔萃.翹翔兩驛.此道統之源也.然顏以明容之資.備中和之蘊.而端木未足以並之.故天不假齡.而有喪予之歎.曾則篤實宏毅.引年眉壽.思孟復承其業.而其學於是乎光大矣.歷漢及唐.雜以百家之支離.亂以二氏之邪遁.雖或不無豪傑之士.特立其間.譬彼支川之清泚.小澗之湍流.終不足與於四瀆環瀛之勝也.宋治休明.而卓爾之見.忽發於月巖星墩之間.一門親炙.淵輿繼軌.然一則超詣而自得.一則持守以有成.超詣自得者.英才莫能窺其奧.持守有成者.遂主絕學.之宗盟焉.乃若雪月風花之品題.野馬絅縕之窺測.則猶若倚於一偏.而非正鵠之的.汴京南渡.斯文從之.然晦翁續正叔之緒.而底於大備.子靜襲伯淳之詣.而入於歧途.遂至朋分角立.歷數百年而未已.以故德溫叔心方續晦翁之傳.而公甫伯安復張子靜之轍.而有明末代之學術.卒淪於浮辭譏行之歸.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夫子淵雖見天心之復.而必循循於博文約禮之功.茂叔雖探無極之真.而必乾乾於窮理盡性之旨.其與明新擇執涵養進學之義.又何以異哉.蓋上智之資.誠立而明通.大賢之品.敬直而義方.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不可誣也.不自度其氣質之若何.而凌高躡空.驚世駭俗.舍義理而任

知覺汨性命而攝精神，未嘗不言心，而不知惟危惟微之分也。未嘗不言性，而不知有欲有恆之辨也。未嘗不專心以求靜，而不知靜存動察，與守靜致虛之殊途也。未嘗不妄意以晞神，而不知形生神發，與誠精神應之異致也。幾何而不爲異端之赤轍也哉？今因伊洛淵源之錄，溯而上之，以至於尼嶧，沿而下之，以及於薛胡，各倣世家列傳之體，而錄其行實，盡刪異學之荒謬，而使道術歸於一焉。庶幾讀論語諸書，如聆左史之記言，讀淵源一錄，如觀右史之記事，而聖賢之儀型，宛然在目矣。若夫觀而摩焉，舊而興焉，則在乎其人云爾。先生力肩斯道，惟恐濂洛關閩之說，不傳於世，而六經之微言奧旨，從此而湮，是以每讀一書，必思闡明一書之義，雖所述或與先賢偶有出入，而其意實欲補先賢之所不及而已。未嘗異也。先生身雖未顯，而道在人耳。自至今鄉人偶論及之，未有不起敬者，其亦典型之不忘者歟。

漳浦蔡先生

先生諱新，字次明，號萬山，進士，歷官大學士，謚文端。學以求仁爲宗，以孟子不動心爲指歸。其著丹仁說曰：「有爲三教合一之說者，謂老氏之丹卽儒者之仁，特異其名耳。」故老氏汲汲於還丹，聖門汲汲於求仁，其致一也。余始聞而惑焉，竊自惟幼習儒書，於聖門求仁之方，極意鑽研，而未能得其領要。長而涉獵於道教，其間所言性命精微之理，皆杳冥恍惚，未能折其謬而服其心，因反覆深思，究其立心之始，與成功之終，有判然而不相合者，始確然信其異而非同也。蓋老氏之汲汲於還丹，欲得之一己私也。聖門之汲

汲於求仁，欲達之天下公也。得之一己者，所謂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可一蹴而至，而於人無與也。達之天下者，所謂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隨分可自盡，而於己亦無與也。是其立心之始，既判而不同，而成就之規復迥然其互異。乃欲以自私自利之心，與胞民與物之量，同類而並觀，亦惑之甚矣。或謂禮樂兵農皆濟世之具，孔子於由、求、赤三子許其功而不許其仁，抑獨何歟？曰：兵農禮樂，仁之散著，而非其本體也。若論本體，則天下歸仁，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惟聖者能之。豈一材一藝之可擬哉？然則老子丹成之後，上符天籟，造化生身，豈不與仁同功而異位乎？曰：拔宅飛升之事，今亦未見其人，即使有之，亦賴仁人以濟世，無皋夔稷契，將巢許隨光，亦淪胥以沒矣。惡在其能成道也？故吾儒之學，非濟世及物不爲功，又三不可得說曰：余嘗苦此心難治，因集先儒言操心養心存心求放心之法，彙成一冊，爲事心錄，晝夜體玩，而終不能有得也。因看金剛經所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初甚樂之，咸謂事心之學，莫過於此。與吾儒無將迎，無內外，擴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若合符節。此不動心之學也。雖然，予亦嘗從事於斯矣。夫過去之事，其慊於吾心者，忘之猶可言也。其差錯謬誤，不安於心者，則必悔悟深切，痛自刻責，以爲遷改之端。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呂梁亦云：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在辱而悔之，既寧而忘之，非過去心之不可得乎？頻復之厲，實基於此。若夫未來之事，其計度謀望之私，不存可也。其或事關艱鉅，時當盤錯，苟非講之有素，何能應之裕如？則豫

之不可已也。中庸言：凡事豫則立，自古名臣碩輔，所以定大疑，決大計，而成大務者，皆以豫也。豈得以未來爲出位之思，願外之想乎？至現在之事，則當幾之是非得失，間不容髮，非實有審幾之哲，決幾之力，不能當幾而發泛應曲當也。今年過去者，視現在爲未來而不之間，未來者，視現在爲過去而不復留，既無遠慮於前，徒貽借鑒於後，勢必旁皇失錯，甚至鹵莽滅裂。一心之困惑，尚可言乎？若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知幾其神，惟聖者能之。豈所望於學人乎？故三不可得之說，余旣學焉而未能，亦明其不可也。因爲之說以自解云：或曰：然則不動心之道，其不可學歟？曰：此非孟子之不動心，乃告子之不動心也。三代之時，佛法未入中國，告子不得於言四句，與此正相脗合。宜孟子於楊墨之外，獨曉曉於告子也。觀此二篇，亦可知先生之學之大概矣。先生邃深經學，爲上書房總師傅者數十年，其進呈經解，本末燦然，率皆敬肆欺慊，非盈虛消長之所由來，卽治亂安危之所必致，不徒守經師之舊談也。其解泰卦九三爻詞曰：「臣謹案天人治亂之幾，其微矣哉！」欲治而不亂者，天心之仁愛也，不能有治而無亂者，氣數之乘除也。懼其亂而保其治者，人事之所以維氣數，而體天心也。自盈虛消息言之，則天心有時不勝氣數，以制治保邦言之，則人事亦有時而符天心。謂數不可逃，六月雲漢之詩，何以光復舊物？謂時有可恃，開元天寶之治，何以不克令終？知此意者，於泰之三爻見之矣。夫泰極盛之時也，三亦猶陽長之候也。聖人於否，至四而後有喜詞，於泰當三而卽多戒懼，慮患之意深矣。蓋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

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爲天下謀治安爲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繫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嬉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爲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爲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後日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愒其一也開國之初簡節疏目網漏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不恃法也昇平以後巧僞漸滋則文網愈密以繁文縟節爲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條律例爲足以釐剔奸蠹由是百里之命可寄而顆粒銖兩之出入不敢專焉鈞衡之司可秉而是非輕重之權宜不敢問焉使其君子無所恃以盡設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僞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書期會爲盡職而立法之初心設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則政令之煩瑣其一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當泰之時民物滋豐而民之游惰耗之俗之侈靡耗之朝廷之徵斂愈密經費日增耗之古者以庶而致富後世則以庶而愈貧古者論貧富於民間後世則計贏絀於內府古者制國用量入爲出後世籌度支則因出而經入山是雖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見德徒有足國之計而用不加饒則物力之匱竭其一也人才者國家之元氣撥亂之世尚功致治之初尚文皆有經世之遠猷泰運旣開承平日久朝廷漸厭讜論士大夫諱言風節拘牽文義以爲學熟習圓通以爲才卑順柔詭以爲德靡變繁縟以爲文俗以此爲尚家以此爲教莫不漸染成風搢壤下進夫貴之所向賤之所趨也家之

所修廷之所獻也。在朝無骨鯁之臣工。則在野之誦讀。皆市心矣。居鄉無廉隅之砥礪。則登進之事功。皆苟且矣。則人才之委靡。其一也。風俗者。盛衰之本源。當泰之初。室家婦子。里黨閭巷。多有敦龐安集之思。厥後生齒繁。則家庭之詬諤。日起生計。迫則里巷之任恤漸衰。商賈之奢。逾仕官。狃猾之險。健欺善良。朝廷敦寬大之政。然法行於愚頹。而疏於奸民。是長其桀驁之氣也。吏治博安靜之名。而蠭胥之弊竇。日啓。雀鼠之案牘。常懸。是釀其刁悍之習也。則風俗之澆漓。又其一也。此數者。或由矯枉之過正。或因時勢之遞遷。皆人事與氣數相因而至者也。聖人知其然。故於泰之三爻。卽戒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霜雖未冰。月已幾望。誠甚懼乎其孚也。然可謂之氣數人事。而不可謂之天心。蓋天心之仁愛甚矣。自古雖嘗喪亂之運。其君臣能恪謹天戒。側身修行。則天猶未有不予以治者。況其未雨之綱繆乎。誠使爲人君者。懷競業之小心。存無虞之儆戒。念六月雲漢之詩。鑒開元天寶之事。廟堂之上。恪恭震動。百爾臣工。惟懷永圖。罔敢玩愒。以迓天庥。然後崇簡易敦。大體重責成。戒叢脞。則政令不煩矣。省浮費。戒屯膏。修地利。薄征稅。則財用不匱矣。審好尚。公賞罰。獎忠直。黜浮華。則人才咸奮矣。敦孝弟。重農桑。嚴豪猾。清獄訟。則風俗還淳矣。保大定功。和衆豐財。有苞桑之固。無復隍之憂。豈不於食有福哉。而必自君心之無玩愒始。則欲盡人事以體天心而維氣數者。誠不外艱貞之訓歟。其解初一曰。五行全節曰。蔡沈曰。此九疇之綱也。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驗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臣案九疇之文原本洛書之數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也五居其中謂之皇極其本末有序其先後有倫先儒論之辨矣而對待之義鮮有及者臣嘗繹之其法以君心爲本上下四旁備列天人以監觀省察互成其用君天下之大法精且備矣何則五行者天道之始也福極者人事之終也天以健順五常化生萬物嚮之者福背之者威王者嚮明而治賞以春夏刑以秋冬其協於極者則爵賞所加也而福壽康寧必及之其懼於咎者則刑罰所施也而憂貧疾弱必及之是聖人之與天共治也故一與九對而五行福極位焉五事者修身之要人事之本也庶徵者感應之幾天道之著也人君一念之敬必形於外則凡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者相因而至和氣之所以致祥也一念之肆亦必形於外則凡作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亦相因而至乖氣之所以致異也乃範約言之曰肅乂哲謀聖則爲時爲若者應焉曰狂僭豫急蒙則極備極無者應焉所以深著其感應之幾微召之速甚微而可畏也自古明聖之君必於此而念之是聖人之以天自治也故二與八對而五事庶徵位焉八政者治世之大端布於人也稽疑者神道之所設教謀之於天也蓋士道之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惟明有禮樂故聖人不敢矜無爲之治而食貨賓師命官分職之事從期而起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惟幽有鬼神故聖人不敢矜睿思之智而譽龜卜第三兆五占之法從

斯而立所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是聖人之本天以前民也故三與七對而八政稽疑位焉五紀者欽若之意後天奉天也三德者君師之任以人治人也萬物幽鬱沉滯之氣生於陰陽之愆伏而默化於歲會之中和人心偏陂頗側之端起於剛柔之互勝而無不可借於正直之大道故五紀布而歲功成則風雨露雷無非教也而歲月日時星辰象數莫不順序矣三德敷而萬民化斧鉞弓旌無非教也而沉潛高明強弗變友皆受裁成矣是聖人之與天同功也故四與六對而三德五紀位焉總之皆建極也故皇極一章言皇建其有極卽申之以錫極保極協極作極會極歸極而不言建極之義者八用總歸一建也以五事修身以八政理物以三德立中和之紀以威福持賞罰之公天子行之爲道義庶民遵之爲道路山是經之以五行故材不匱也叶之以五紀故序不愆也參之以稽疑故民聽不惑也驗之以庶徵故事行有考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以此歟然則河圖虛太極於八卦之外而洛書獨列皇極於九疇之中者又何也蓋太極天道也惟不雜陰陽故能爲萬物之樞紐皇極王道也惟不離乎萬物故能爲四海之會歸此以見天人繫屬之故有相維而不相離者範之深意也抑又考之皇極一章不汲汲於庶民之淫朋比德而獨於凡厥正人三致意焉俊民何與於庶徵而言庶徵則以用章爲平康之本秉彝無關於五福而語五福亦以好德居考終之先此又皇降之衷陰驚之意所最先者故其丁寧垂訓如此大學平天下之道在於用人錫福之君所宜深念焉經解可誦者不止此二藝而此二藝尤爲精卓故

錄之所著有緝齋詩文集。

桐城方先生

先生諱菴，字靈皋，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其原過曰：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能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小者則不勝其欲，而姑息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過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過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汚且毀也。既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哉。其通蔽曰：譽乎己，則以爲喜。毀乎己，則以爲怒。者，心術之公患也。同乎己，則以爲是。異乎己，則以爲非。者，學術之公患也。君子則不然。譽乎己，則懼焉。懼無其實而掠美也。毀乎己，則幸焉。幸吾得知而改之也。同乎己，則疑焉。疑有所蔽，而因

是以自堅也。異乎已則思焉。去其所私以觀異術。然後與道大適也。蓋稱吾之善者。或諛佞之虛言也。非然則未嘗知吾之深也。吾行之所由。吾心之所安。吾自知之而已。若攻吾之惡。則不當者鮮矣。雖與吾有憎怨。吾無其十。或實有四三焉。與吾言如響。必中無定識者也。非然則所見之偶同也。若辨吾之惑。則不當者鮮矣。理之至者。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好獨而不厭乎人心。則其爲偏惑也審矣。吾友劉君古塘。行直而清。其爲學常自信而不疑。心所不可。雖古人之書。不苟爲同也。而好人之同乎已。夫古人之說。不能強吾以苟同。而欲人之同乎已。非心術之蔽乎。知君者。猶以爲自信之過也。不知者。將以爲有爭氣也。君與吾離羣而索居久矣。會有所聞。書以質之。其學案序曰。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覶躊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

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箋箋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於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於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飈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歟？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於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於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旣志於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先生尙節槩表幽隱，喜交天下士，而於學術，則獨守程朱。有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曰程朱爲迂闊，謂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沉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先生作而言，子母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闊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先生以此語載之。李剛主墓誌並云：余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

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未愾余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先生所著有禮記析疑、周官集註、春秋通論、望谿集。

武進趙先生

先生諱申喬，字松伍，進士，起家知縣，至巡撫擢尚書，卒謚恭毅。嚴明清惠，所至無害，不除無利，不興遇民疾苦，剴切而詳陳之。見官貪酷，懲察而嚴覈之。一時害其賢者，未嘗不伺其隙，而無隙可伺也。而先生之賢，愈簡於帝心矣。其進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講義曰：臣案鹿鳴序，以爲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爲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義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遞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質，而敢忘諸？必俟乎吾君之如是，其委曲以重之，乃始出於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卽夫稍知大義，矢諾夙夜，非不懷人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而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敢前。史稱唐太宗神彩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

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竽笙，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憚，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進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有一之心，如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恐懼，以爲獲罪滋大，乃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卽之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不獨師保以爲啓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廢牘之休可繼，泰交之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觀此則可以知先生之責難矣。其平時言忠言孝言節義，皆自其心性中流出，爲商邱令所撰貞烈祠碑記曰：「死生之際，顧不重哉，而取舍向背之幾，則微矣。」余觀自古學士大夫讀書考道，講義型仁，席紳紱之榮，負社稷之寄，一旦變故當前，優柔隱忍，甚或反而事仇棄廉恥而不顧者，往往是也。矧在閨閣之中，具陰柔之質，不習詩書之訓誡，不關君

父之憂辱，欲其毅恭捐生，慷慨而無轉移，蓋綦難矣。夫天地一氣，賦形卽人人同秉正氣於厥躬，顧何以一朝之激，不憚自經於溝瀆，而大節則靡靡焉。豈其血氣之逞嘗有餘，而道義之配則不足歟？無乃有所帥者，其氣伸於正，無所帥者，其氣激於偏也？是故志之不可不持也，終身之名節，千秋萬世之芳穢，而祇係於一念之消長，一息之依違，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來宰商邑，知前任梁公之配張孺人者，殉壬午之難，從容自經，邑人敬其節，結宇祠之，久而圯，予修復焉，又譜邑志，悲同時之以時殉者，率張孺人志也。予按志有前於壬午而殉難者，亦先得張孺人志也。總烈婦四十二人，烈女四人，或縊翟膺榮，或裙釵茹困，或琴瑟誌好，或閨閣待年，莫不視死如歸，潔身若浼，憑弔之下，欷歔不能已。爰廣祠基，築後廡，羣萃烈魂，鑄石代主，春秋享之。嗚呼，完一己之身名，而榮千秋之委侑，使過者生敬，聞者興起，豈非羞惡原在人心，而貞志光於日月哉？五代史取王凝之妻，以論馮道愧天下之學士大夫者至矣。吾爲是舉，詎但倡一邑之化，流坤德之輝乎？蓋亦培鬚眉之氣志，取輕重而審死生，凡植身於兩間者，不欲令巾幘羞人也。然則彰善維風，又實邑宰之責已。爲湖南巡撫所撰重建劉忠毅公祠碑記曰：古之以忠而死長沙者，自三閭大夫始，其後賈太傅弔之，故郡西有屈賈祠，卽賈太傅故宅也。由祠而左，爲熊湘閣址，乃宋李忠節公全家殉難處，舊有祠，而廢爲民廛，余旣清復之，重建祠於其地。祠之後，則爲前明劉忠毅公祠舊址，忠毅公蓋以御史巡按湖南，而死張獻忠之難者也。公名熙祚，江南武進人，起家孝廉，崇禎癸未獻賊陷武岳，公率

兵禦之入長沙。兵潰復如衡。再如永。當是時。惠吉桂三藩皆棄封而遁。潰卒証於前。強寇躡於後。倉皇奔走。公實護之。行號召。散卒將以圖克復。而賊猝至。諸王走嶺表。公曰。御史。楚官也。義不可去。遂被執。賊據桂邸。坐殿上。擁公入。令之跪。不從。賊怒。叢毆之。且倒曳之。由殿城至端禮門。膚盡裂。又縛公柱間。脣以不降。且磔。終不屈。然賊意必欲降公。使降將尹先民款誘之。公瞑目不答。遂因以行。至寧鄉宗師廟。或言寧數多義兵。將謀奪直使者。遂磔公。大戮。寧人有僧竊識公骨。瘞於路。宏光時。贈太僕卿。予謚焉。立祠於長沙之小西門內。尋圮。僧築舍以奉浮屠。卽今之福佑庵是也。余初以舊祠既廢。而隙基復被居民侵占。雜處羈隘。因卽忠節祠之左。立祠祀公。旣思公固有祠。縱民攘而遷之。懼公弗歆。乃檄守令釐其舊址。捐資構材。規制宏敞。復奉主歸於昔所禋祀者。以妥公靈。余登拜瞻顧。棟棟徘徊感慨。因詒於衆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世皆以爲奇節。實不過一中庸之道耳。然其要在於窮理。其根本在於立志。彼夫全軀保妻子之徒。平時未嘗講求於成仁取義之學。則見理不明。而其志趣又沈溺於富貴。汨沒於聲色貨利。一切卑鄙醜惡之所爲。足以迷其心神。而消沮其氣骨。一旦當大任。臨大節。鮮不委蛇巽懦。忍恥偷生。至於一敗塗地者。卽有矯矯自好之士。始念激發。視陷胸決脣爲無難。一轉念而其情動。其氣怯。其始念已不能復持。卒至於行敗名滅。爲天下笑。此無他。總由認理之未真。而所志之不先定也。當公之被執也。題詩永捐署壁。其一曰。死生遲速皆前定。堅此丹心映楚天。其二曰。萇宏化碧非豪事。耿耿孤忠向九天。時蓋獻

誠欲全之而公以死自誓故賦以見志此其認理豈復有回惑而其志又豈復有游移而中變者哉夫明季諸王竊高位享爵祿而賣國乞降不可一一數首鼠兩端棄城而遁者相踵也問尚有至今存者乎彼之所畏惟一死而彼亦終死矣若蔡忠烈以支解寸裂死公亦以磔死英風浩氣千古如生卽今日而尚有瞻拜祠下欷歔感泣者則其死而不死乃直至今存者也余公之鄉後進也每侍先大夫言公捐軀盡節輒嘆息不能已旣悉公之概素重公之名今訪得公之遺跡而旣復其專祠又登之名宦從祀學宮皆不足以爲公重亦庶幾使後之聞風者咸知死忠死孝爲中庸之道相與敦勵氣節以無自棄於名教焉則猶公之大有造於此邦也若以公之死於君死於民不惜毀骸碎骨備櫬慘酷而身歿之後不能保其片壤荒祠以享一邦之俎豆則無怪乎賣國乞降棄城竊逃者之有辭以謝邦人也因書之以表公於不朽並告後之滄桑是邦者福佑庵在祠右留以守祠故存先生巡撫浙中有奏案略存之刻於湖南有實政錄暨自治官書之刻最後其孫侗敷復殫心搜輯纂成臚稿八卷

